

12

CHINESE - 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DEPOSITED B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FEB 26 1936

79139.3280.83

沂州府志卷之三十三

文

緩征疏

丁 泰

為暫緩災民之開徵止流移以昭

皇仁安耕穫以全國賦事竊數年以來軍需浩繁而江北數省歲足

民安晏然享太平之樂者皆藉

皇上敬天勤民仁愛感召之所發也昨歲豫東兩省以雨澤愆期麥

菽減薄業經兩撫臣具疏入

言其間賑濟事宜在地方諸臣諒無不設法勸賑多方全活以仰

副我

皇上軫恤之盛心者乃臣於此尤有未盡之慮焉近聞東省沂莒一帶接連江南地方被災窮民多掃草種以資生甚之刮樹皮而充腹冬間已然春將焉度而且流亡在途顛連萬狀撫臣具疏時尚未至此也臣思此等東奔西竄之人迫於饑餒就食者固多而慮及新徵躲避者量亦不少是逃一有徭有地之人卽少一辦糧辦差之戶不然本處雖苦艱食地境豈伊樂土何一日流移至此乎甚矣早爲之計則入戶可逃而農業必廢春耕無主必絕望秋收亦堪嗟乎之慮難完卽且將來之招集費力此

言之災重者不過茌青等屬二三十處而一縣之中除紳士以及殷實之家外其貧落下戶力難自存者亦不過十之二三東土如此豫省可料而知就催科之中寓撫字之意在良有司皆可行之而非經

天語之渙布則奉行無從而膏澤難週臣請勅下各撫臣確查被災極重之處令該州縣將真實貧民之有糧徭者當春間開徵時暫緩三兩月待麥熟時催比旣於窮民之流亡可免亦於本年之額賦無虧較之兩年帶徵爲計尤甚便也倘以麥後催徵恐致拖欠爲慮不思此等逃徙之人卽日事敲扑點金何術與其迫之而逃處處成消煙斷爨之鄉何如緩之而留人人皆耕田

辦賦之戶所遲無幾所全甚鉅也臣非不知兵餉火急鉢兩皆  
關國計然臣言緩非言蠲臣言緩窮民非言緩大戶也伏祈

皇上立沛恩綸以甦殘黎將見現在者不逃現逃者可歸深山窮谷  
咸知

皇上浩蕩弘恩軫恤周至則鵠面鳩形之民依然有擊壤歌風之樂  
遊天庥而昭景福誠海隅無疆之慶矣臣叨厠言路仰見我

皇上如天之仁不敢不以所聞災苦情形披陳上籲惟望

睿慈俯鑒勅部酌議施行康熙十八年正月初八日具題本月十二

日奉

該部速議具奏

敬陳利弊以供採擇疏

主 卣 沂州

竊臣見我朝定鼎以來

聖仁浩蕩有加無已天下熙皞百姓樂利深仁厚澤無異唐虞更使

小民得見

天子而言情立法甚善其有不能盡合民心者則有一利未興一弊

未除幸遇

駕幸東省諮訪輿情問民疾苦願效愚忠謹獻興除二策 一馬

陵山羽山在

駕行御路之東相隔咫尺南直山東海嶺沂郟四處搭境東道衙

門不能越俎而代自黑陡澗以至羽山方二百餘里人烟稀少

一派荒涼素出草寇山險難征雖經平定不得不防土人相傳  
响子崖東原有捕盜廳衙門一座不知起自何朝廢自何年今  
當于郟城地方亂溝山集仍設一捕盜廳彈壓四處俱受東充  
道轄制教民賣刀買牛開墾荒地五年本縣起稅上能富國下  
能安民一舉兩得利國之策一也 一沂郟河柳之累未除沂  
郟風土半山半坡素不產柳

駕行一過可知每修河口出柳一千餘束發價到州散與百姓各  
處採買本境無柳必向外州縣出柳之處轉行採買運至河干  
往返六百餘里非兩月不能採買固難運解更難伏祈以後發  
價散與出柳地方兼于河堤內外或附近曠土廣植官柳着土  
兵看守十年暢茂採用不盡除免沂郟無採柳之難且能速濟  
河工獎之當革者一也有利則興有弊則除庶不負我

皇上駕幸沂郟巡狩大典倘蒙邇言是察

駕幸之處大沛洪仁萬民幸甚

請復熱審減等疏 代大中丞某公作

一劉 侃 沂水

為請復熱審減等之例事伏查

本朝定例自順治八年奉有熱審減等一條遵行甚久蓋念時常  
盛夏溽暑酷烈此際受刑肌膚糜爛痛楚異常慘切之情莫可  
名狀其在閩楚兩粵江浙卑濕之地為尤甚夫囚當鬱熱之時  
屋矮地潮髮長垢積衣服污膩不能澣濯鐐鈕交加不得運轉

兼以炎威下逼濕氣上蒸臭穢日薰延染瘟疫斃于獄中者不知凡幾在本犯雖有應得之罪而

聖朝必施格外之仁故熱審減刑凡屬罪囚得存餘生者數十年來不下幾千人德至渥矣乃康熙四十三年奉文停止熱審者祇緣一二奸徒希冀減等因而挨延時日以至熱審實緣賄縱是解網之慈反開罪人脫漏之門此

聖祖仁皇帝勅部議停止以杜絕奸弊之至意也但思熱審減等之例行則蒙恩生全者甚多而舞弊倖免者無幾若因間有作弊之數人而使千百之獄囚不獲邀浩蕩之宏恩知

衷自必有大不忍者臣見近年法司讞獄應大辟者多蒙

恩減等至于每逢夏月復頒

恩綸軫念監犯暫釋刑具此在情真罪當法所不宥者尚蒙哀矜况各省獄囚中猶有情可矜疑者哉臣伏見

皇上御極之初恩詔覃敷赦滌前愆予以自新且又慎重民命凡遇直省讞案必親加詳察多予矜全仰見我

皇上好生之德直同覆載臣愚以為夏月罪囚亦宜使之均沐寬典倘慮挨延倖免則嚴飭有司凡有聽斷必刻期發落毋任吏胥夤緣作奸有犯此者除本犯不准減等外官吏嚴加議處如此則犯科者蒙更生之仁舞弊者凜三尺之條是仁寓于法而法即行于仁之中法濟以仁而仁常溢于法之外寬嚴互用恩威

並著俾天下吏民皆仰體

皇上刑期無刑之心爭自濯磨而甘蹈戮辱者亦漸少矣

嚴禁蠶場之弊批詳

分巡青州海防道陳爲詳請嚴禁蠶場之弊以甦民困事照得自古蠶桑之利不比恒產之賦詎容罔上浸漁厲民朘削查青府各屬山中民多種樹畜蠶名爲蠶場此不過嶺坡窪隈之處培植樹叢男婦終歲勤勞絲抽寸積謀生朝夕固天地自然之利實窮黎艱辛之圖詎意地方有司及衙內胥役巧爲清查遂行科歛一年兩次春秋徵收因之州縣定有額規棍蠹得飽谿壑卽職司道府亦借糾察之名尙多錙銖之求歷來陋規牢不

可破上下弊竇滋蔓益多不思朝廷設官原以爲民然爲民興利先應爲民除害合當力行嚴禁並絕誅求且小民於農事播種之餘不無水旱交警之憂災荒叠見之恐或借蠶繅之微利可補衣食之不足情實可軫也苦實可恤也矧墻下之桑山阿之產經年胼胝生息幾何而必欲推求科歛奪民之利其爲民之父母何哉合無詳明憲臺免究已往之作俑亟絕將來之流弊本道監司青郡察吏安民自當嚴飭各屬大張明示凡有蠶場地方除鎮店集場綉絲交易等項照依額定雜稅給帖外不得借立蠶場蠶廠名色私行派歛度幾少留百姓一絲之微利卽起殘黎一線之餘生矣等因呈詳康熙二十九年六月十七

日蒙 巡撫部院佛 批蠶場乃一方之地利小民勤苦以補衣食之所不足東省不肖官員串通衙役地棍科擾陋弊本部院素所悉知今該道詳請禁革足見留心地方仰該道出示嚴禁如有陽奉陰違者即行揭報以憑究處繳等因到縣蒙此擬合勒石永遠恪遵須至碑者康熙二十九年十月

山蠶說

孫廷銓 益都

按野蠶成繭昔人謂之上瑞乃今東齊山谷在在有之沂水舊隸青州山蠶齊魯諸山所在多有今他省亦間有之而以沂水產者為最與家蠶等蠶月撫種出蟻蠕蠕然即散置柵葉上柵葉初生猗猗不異柔桑聽其眠食食盡即枝枝相換樹樹相移皆人力為之彌山徧谷一望蠶叢其蠶

壯大亦生而習野日日處風日中雨中不為罷然亦時傷水曠畏雀啄野人飼蠶必架廬林下手把長竿逐樹按行為之察陰

陽禦鳥鼠其稔也與家蠶相後先然其穰者春夏及秋歲凡三

熟也三熟誤凡夏秋兩熟夏熟者即春繭也作繭大者二寸以來非黃非白色近

乎土淺則黃壤深則赤埴墳如果羸繁實離離綴木葉間又或如雉雞殼也練之取繭置瓦甬中藉以竹葉覆以芟席洗之用純灰之鹵藉之虞其近火而焦也覆之虞其泛起而不濡也洗之用灰柔之也厝火焉朝以逮朝夕以逮夕發覆而視之相其水火之齊抽其緒而引之或斷或續加火焉引之不斷乃已去火而沃之而盪之俾勿燥緝之不用纜車五寸之竿削其端為



兩角冒繭其上重以十數抽其緒而引之若出一繭然則練者  
 工良也竿在腋間絲出指上綴橫木而疾轉之且抽且轉寸寸  
 相續巧者日得三百尺或有間輟日得一二百尺或計十焉積  
 歲乃成匹也舊時人樸拙或然今抽絲之制不同脫機而振之丁丁然握之如撚  
 沙則縑善食柵名柵食椿名椿食椒名椒繭如蠶名縑如繭名  
 又其蠶之小者作繭堅如石大纜如指上螺椿椒二種皆小土人名椿繭為小繭  
 在深谷叢條間不關人力樵牧過之載橐而歸無所名之曰山  
 繭也其縑條五善焉色不加染黠而有光一也浣濯雖敝不易  
 色二也日御之上者十歲而不敗三也與韋布處不已華與純  
 穀處不已野四也出門不二服吉凶可從焉五也諺曰宦者贏  
 葛布褐言無入不可者此亦有焉

沂州府建學記

李希賢

沂之有學也其始固州學也周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  
 州序亦屬民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然則沂之學其習射讀法  
 之地與而不盡然也古者大學小學之教精粗懸殊今自成均  
 造士下至於州縣鄉社之學師儒之所董率弟子之所服習深  
 而格致誠正大而修齊治平無不備具豈猶古之州學僅介鄉  
 國之間乎况自雍正十二年來陞沂為府其學宮去大學無多  
 地逾廣而士逾眾其中英姿卓犖希聖希賢者當不乏人彼其  
 負笈而來將于是乎觀禮而示以狹陋之觀非所以廓其耳目

廣其見聞也予自癸酉春來守是郡蒞任之初首謁

廟見其門闕傾圯棟宇摧頽村農市販趨墟而來者至以為畜牧

之場心竊悚之夫以釋奠隆禮之地而任其上兩旁風污穢不

治是雖村塾社學尚恐辱我文治况堂堂一府之黌宮乎于是

捐俸為之倡明年甲戌歲稱大有諸紳士如響斯應乃鳩工庀

材擇吉日而從事焉其葺理之次若大成殿之增崇也東西廡

之修飾且增加之毋使奇偶不倫也曰以妥聖賢也次新櫺星

門曰以肅觀瞻也次修崇聖祠曰祭川先河尊聖人所自出且

國家褒崇既加禮亦宜之也更衣廳傾圯已久無可因矣曰盡

飾之道所行者遠安可不興舉也名宦祠有故址乎曰思舊德

者愛及甘棠是安可不慰我黎老也由是繚以周垣限以內外

牲畜不得闖入焉所以致其肅潔也毀者修廢者舉庫者崇狹

者擴雖魁星之閣或猶有待而堂廡巍然門墻翼然荆榛荒蕪

之區一變而為聲明文物之所從茲陳俎豆舞羽籥習登降而

肄絃歌

至聖先師與諸賢或式憑之與是役也予實不敢諉而起而佐之者蘭

山縣知縣王埏監修者郡人宋名立孫大揆所需木石工匠之

費自捐輸外不纖毫累吾民故特序其事非言功也將使後之

游斯宮者見其朱扉映日翠栢摩雲豐碑高峙于空庭東茨紛

披于百堵庶幾仰止之餘歎創始之難將以繼其事于勿替也

沂州府新建考院記

李希賢

粵我

世宗憲皇帝勤思上理以爲吏治之要在近其人壹是山川險易風氣剛柔習俗厚薄民情真僞皆難以遙度爲經營惟茲蒙羽海濱之區去青五百里而遙去兗七百里而近數百年來鞭長莫及小民逃聽風教每有傳聞異詞之歎是宜急爲之籌于是仰觀天文謂降婁分野不得析而二俯察地理知長城以南自當合而一乃建郡城于琅邪故國交則沂費郟城青則莒沂蒙照就其便宜合爲一郡七邑吏民旣已歡洽顧創制之初日未暇給試院有待而士子乃僑試于曲阜夫七屬之去曲阜遠哉遙遙

矣長途跋涉負笈艱難加以沂沐天險阻絕東西士子苦之其道病而因以自廢者累累也余自癸酉歲來守是邦卽深以爲念顧以物力所需重煩士庶遲疑不決者久之適歲甲戌來牟豐登而秋成復歌大有乃集僚屬紳士而告之曰我

國家文教覃敷罔遺薄海內外况茲鄒魯聖人之邦其闢門額俊之典尤宜詳備乃試士之廬尚儗別郡豈惟士子所弗便抑亦非

聖天子增建郡邑興起教化之本心也今創試院寧可後圖諸君皆以爲然爰先出歲俸爲之倡而七屬紳士爭輸如雲蘭山王君實爲附郭首邑亦復樂任其勞乃卜空地于郡署之西曰顏家

巷復買廢宅擴之搏埴之工攻木之工各殫其技趨事子來邪  
許聲繼爲之門爲之堂因其樓附以群宇長廊足以容多士而  
奧室足爲學使者晏息之所高墉巘巘雲栴軒軒舉凡庖湍藩  
溷與夫役人廨舍無不畢具工旣成適學使者按臨而至披公  
服坐堂皇諸生循序以進伏几案抽奇思有戰士銜枚春蠶食  
葉之樂其外環衛巡邏者亦復徼道綺錯無隙可乘溫庭筠不  
得售其奸賈島不得用其乞試旣竣諸父老子弟環門觀聽僉  
謂諸生之不誤考也不苦資斧也童子之觀光者多也地近也  
計日而來如期而去無復旅邸困頓之憂皆考院之便使然是  
役也予分所應爲豈曰能賢顧此試院上映奎壁文明之象下  
當顏曾大賢之里天人合應其發有時多士而果不肯相負乎  
敦行殖學蔚爲大雅此試院亦與有光焉不然是此院適足貽  
士子苟安之藉揆予創建之意殊不其然也

艾山紀事

徐惺

山在沂治之西三十餘里丙子春旱一時紳士爰老咸以宜禱  
於是山之龍母廟前有井俗傳爲柳毅傳書處余雖未敢信  
亟且唯唯因令州使者持余誓詞往禱神所不越二日甘霖大  
降余躬至其廟瞻禮神像且讀道左殘碑斷碣則皆昔宋元代  
歷歷禱雨徵驗事也爰命土人葺屋一楹奉供龍母像於左今  
丁未春正無雪余復詣禱是日雪又大降余見正殿神像赫奕

如王侯者名雖不可考大抵歷宋元至今有年皆爲祀本山之神而設廟去山數里禱者多不至山余心謂廟因山設山以雨靈何可不至今丁未夏五月二麥旣穫秋禾無雨余不特心爲九邑憂且爲東土遠近慮因直詣山下齋沐信宿次日紳大夫宜兄王君宴虹韋君偕至凌晨同登山巔瞻拜默禱以爲山川出雲古有至理何況山以雨靈人以誠感倘禱而不應則茲山之靈與余守土者均有責焉嗟乎山固不可以無靈而禱又何可以不誠誠之與否請以視之山靈余亟歸次日設壇步禱日未停午有雲蜿蜒宛似自山巔起膚寸倏忽飈騰電掣雷聲隆隆彌綸布濩廻繞城郭復至茲山始大雨如注時經午至申入地五寸有奇越二日三四日復雨四野懽呼羣稱霑足余何敢謂禱者必驗亦以見茲山之靈不容泯沒不彰而後之有事茲土者早必禱誠則應當以余言爲信云

萬松山記

李希賢

萬松山在沂州府費縣城北十里許北枕蒙山東帶沂水萬樹叢碧遠山近水環抱成趣歲丁丑

天子南巡狩道經沂郡先期撫

臣

愛必達率屬除道過其處謂佳氣

鬱葱可供

宸覽爰飭

臣希賢

觀地度材建觀山樓一座平屋數間環以短牆茆

茨土階蓋仰承

儉德至意二月二十七日恭逢

皇上奉

皇太后鑾輿臨幸於焉遊憇翠華芝蓋掩映於萬松之間夾道呼嵩懽騰雲日誠盛際也伏思一山一水得賢士大夫遊賞其地後之覽者猶不勝鄭重而傳述之况

鑾輅之所遊憇與臣忝守斯土躬親

盛會謹志其歲月於石

社學碑記

劉德芳 文安

蒙陰為青社下邑介古齊魯之交去洙泗不遠而俗椎魯即有聰明才辨之質亦汨沒於固陋不復知問學為何事蒙素無義

塾貧兒皆棄蒿蔚中余甚惜之因相地建社學六楹有公生詠者助地百畝為學田落成蒙人士詣余曰是舉也創宜有以記之余曰古者人生八歲而入小學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又七年而入大學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其序不紊也周衰學廢教法淪亡唐宋以來學校雖設而學非古之學教亦非古之教矣今之學者自童子以至白首皆習為課試之文而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罕有問之者夫學者所以學為道也無小無大道悉寓焉欲從其大先從其小小之不修而欲進於大夫亦失其本矣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騫騫無思遠人勞心忉忉士之有學也猶農夫之耕也耕而

不力則莠其田人而不學則莠其心學而不以其漸猶思遠者之不可至而徒勞心耳其卒章曰婉兮變兮總角卅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總角者之於弁亦必至之勢爲學者苟舍其躡等欲速之心而自邇以行遠自卑以登高亦如總角者之至弁無多時耳後世制舉之學興一切苟簡勦襲以圖速化教者以此教而學者以此學其於古人之旨背而馳之宜世道人心滔滔不返也使得乎古人之意勿爲詩人所譏則小也而大具焉余寧不有厚望哉蒙人士曰微君言幾不聞此矣請以泐之石

日照節烈祠碑記

日照令 成永健

積天地山川剛大浩然之氣鍾於婦人而有節烈其生也不偶其死也不磨而後世俎豆不及有司者之罪而已矣或曰守孤難而殉死易是皆持論太過動則規人以中正而爲貪生所藉托者也每於史見臣子之變節者其始以爲存其身以有爲旣且無所不爲况於婦人而苛其責乎夫中正不偏者至人也賢智則不能不過古來幾至人哉昌黎於鄆人割股謂其毀身非孝余以爲愚孝亦難得之於晚近總之善善欲長也海曲舊有節婦主在北郊廟次無專祠又附孝子於節婦側余戚然不寧謂非男女有別之道乃造祠于西郭之陰隲傍女僧精舍咨度盡善并使其後人子婦皆可往來祭其祖妣祖母也爰定祀典如春秋例每祭有司捐俸以少率從所以敦風化明綱常也祠

成勒石以告後人亦以有司者之事如是而已祠正屋三楹以奉旌表并受誥勅者居中上官獎額者居側其兩廡東西各三楹則有司所表章者也孝女死孝婢妾殉主例得並入焉

嵐石山記

成永健

從洪寧崖東北行路曲且隘復阻用鄉導始得入其山漸入漸奇起伏斷續一峯一狀將近嵐石地少平傍崖上更勝栢樹偃仰路側如人近寺竹參差與雲氣相拂少憩坐石溪瀑濺衣手掬水而心若洗其寺曰蘭若後為白雲精舍西偏當山腰徑斷畧灼懸空處過橋上峯頂倒視寺在烟內遠望九仙五朶若接嗟乎九仙以子瞻擅名而五朶一名五蓮載諸城志獨嵐石踞

海曲幽岩寂歷名公卿未到而邑乘不載負奇而鬱不見知為山靈厄者久矣嗟乎獨嵐石也哉

靈山寺楓橋記

成永健

由崑山而下為靈山寺寺前澗曰漱石石齒齒承泉有聲楓橋翼然澗上兩邊老樹從石穴出抱橋如龍攫可坐人陰翳蔽雲日每深秋紅葉墜山白雲在地騷人逸客携尊敲韻信宿不散余偶到坐橋上吟李漁村所留詩與泉韻相答吏促去欲起又止者再更熟視澗涓涓不息無停機又清冽無纖塵與濯纓合蓋冷然者一片矣假俗累未消未有不慙然於斯澗者故鑑水以澄心也吏唯唯退余命老僧志於石



遊臯陸適園記

成永健

出城西南遙山點點光翠明滅至臯陸二十里地曠烟深村落  
相接其左側僧舍舍前小樓登其上則竹樹禽鳥與鐘磬互答  
杖而行數十武爲東園種蔬蔬後築茆三椽頗勝其東篔簹蔽  
日深入竹氣與人俱寂亭伏而隱額曰適適旁有池萍綠印波  
坐久忘去出而西半里石屋松棚臨河可濯可飲起而南過橋  
山翠滴衣松濤如瀑攀而上翼然而亭曰雙樂又西亭出懸崖  
中曰兌春四圍松聲謾謾直下與水響合回望東園竹影搖亂  
徙倚夕陽下而白月上矣先是適園先生高隱不出日哦其間  
依山枕水而亭而園一草一木皆精思逸韻余未獲從遊而徒  
想其風以讀其詩則適乎其適而山水留先生亦未往也因爲  
詩以紀之

雙忠祠記

朱澤灑

費之東有顏魯公祠祠祀忠節文忠兩公春秋丁祀後一日祭  
於其所載在典故家大人祇祀事畢召小子灑而命之曰祀與  
名異豈其當於義而有考於古也耶當魯公起義兵斬段子光  
首遣盧迺來常山忠節公大喜連勢犄角撓賊西向魯公之遣  
迺也亦以君臣大義兄弟共之而兩人之素有同心也於後張  
通幽譖忠節公不加贈魯公惻然不忍其兄之枉特表於朝始  
賜諡加贈建中中李希烈陷汝州魯公爲杞所搆見希烈不屈

希烈欲僭大號求公爲宰相公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  
詬賊不絕吾豈受若等脅是時公年七十餘矣念兄之情不去  
於心道兄之忠不絕於口嗚呼何其篤與夫兄之未死同行其  
義旣死同寧其沒倉卒急難顯晦危亡之際無地不相通者魯  
公之志也邑之人旣崇兩公之忠像而祀之而廟專以魯公稱  
魯公豈受之哉按春秋紀載有太廟有世室記又分文世室武  
世室分者以分名合者以合名廟各有祀義自各有取也且以  
死勤事則祀二公功同死同祀同而廟之稱不同未見其有當  
也矧兄弟之義卽次序名號所由著奈何兄弟並祀而獨以弟  
名其祠乎夫忠節公之大節彪炳宇宙祠之名與否無足爲公  
重輕然享祀之典以妥以侑名曰雙忠神其安之矣余涖茲土  
有齊祓承祀之職爰丹其楹爰美其輪爰更其名庶於祀典有  
合焉予旣爲詩一章汝小子其記之灑受命爲之記時康熙四  
十三年甲申四月

尋墨泉記

王欽

墨泉者天乙之精乾坤之靈源也其鍾奇毓秀匪獨鄒邑書香  
所孕實關二東之文運焉明正德中邑人任文獻爲御史多才  
而忌假墨水毒禾用鉄釜覆壓泉口而塞之余自髫齡時聞先  
民譏議其事卽慨然有開復志康熙甲戌鄒尹方公會沿舊城  
之東募役挖掘不得其跡事中止雍正十年壬子秋西江明經

詹睿客馬頭其學兼精地術卜墨泉當在故城東北隅大汪內  
余因謀于廣文杜先生爲尋泉之舉冬十一月合同志與詞公  
請于縣尹張公主其事公欣然作探源說于十二月十八日督  
役鑿冰開水道車水探驗節屆新歲不容間時然池水濶三十  
餘畝中深踰丈越次年春正月十六日減不及五寸余用柳椿  
繫秫柴笆夾水實土偏池東西築二壩截車其中至二月乃見  
灰隔于邊岸覓善泐者探之得巨石水底石邊粘灰盡黑色知  
墨泉在池中無疑矣柰池深多浸隨車而長難爲功計池距城  
河止四百餘步懇張公詳請鑿渠瀉水入城濠西注白馬河則  
掘泉旣便泉出亦得順流無碍公以未見本源不敢輕瀆諭估  
計工值及作何捐助公爲倡首各官皆贊濟余同事邑監生郁  
兆麟生員馬琬陳常輩及各紳士竭力工費共得錢百三十貫  
計鑿渠費不足仍往車水探尋越二十三晝夜車四具無停時  
夏四月十八日於汪之南岸肋下正射城隅處抉出覆釜四口  
鐵盡腐泥黑如墨然求之釜下竟無泉跡又得甕腹粗磁瓦一  
塊長濶六七寸色最黑洗去瓦上泥破其邊視之其黑光瑩徹  
內外取新筆舐瓦上筆輒黑書字與好墨無異公大喜謂詹言  
誠不謬瓦蓋爲墨精所化也更東踰兩步掘之有橫縱多木平  
排如井欄皆壞爛猶餘南杉一科未朽挿于岸之內外出四尺  
餘木上隔灰獨厚及尺二三寸公曰泉其在此乎蓋錯置衆木

加厚灰以濶重其勢以壓鎮泉口覆釜之上者庶不難且夕得矣遽命役取俸錢賞功勸勤專于木下求之僉幸宿願將遂心不勝喜詎意日竟午大雨經宿池水復滿而麥秋迫矣遂暫停以俟秋後夫以二百數十年久湮之跡一旦毅然求必得之若公者洵勇于爲義者也公諱蔭圻河南伊川人以進士試用于郊未幾實授者至而公去過池上悵然四顧低徊久之

曾子子羽費人攷辨

王雅量費縣

遷史作仲尼弟子列傳於曾參曰南武城人於澹臺滅明曰武城人遂啓後人以南武城與武城爲二邑而吉安永豐曾氏之後因嘉祥縣有南武山者遂立廟家焉不知費縣西南關陽之

武城卽南武城也著一南字者以左馮翊有西武城清河郡有東武城而費之武城在泰山南故別之曰南武城杜預曰泰山郡南武城縣卽費關陽地也於澹臺滅明不著南字者二傳相連省文耳非謂曾參與滅明兩地人也按哀公八年吳伐我子洩率子洩者魯人也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鄆人之澠管者曰何故使我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可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夫吳伐魯而子洩故道之由險欲其崎嶇

難進而魯知所備也今關陽以南層巒疊嶂險莫甚焉此其證一  
所稱鄆人者沂州境鄆城也與關陽接壤故習知險道此其證二  
傳稱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蠶室庚宗遂次於泗上今五梧諸地雖不可攷而東陽村在關陽北二十里又八十里則泗水縣正泗上也此其證三傳稱王犯嘗爲武城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以此知滅明之父卽居武城世爲關陽之武城人無疑而子游所宰者亦可知矣此其證四曰然則何以證曾子所居之武城卽關陽之武城也按曾子鄆之後也莒人滅鄆後人遂去鄆字之旁以氏焉今鄆城旣在沂州境去關陽不過八十里徙居亦甚便也此其證一後漢王符論侈葬曰畢鄆之陵

周公非不忠南城之墓曾子非不孝而唐章懷太子賢註之曰南城在今沂州費縣西南今曾點墓不可攷矣然唐去春秋未遠其所註書必有所攷而非漫稱者此其證二又按史記秦武王三年欲以甘茂伐宜陽甘茂託諷曰昔曾參處費費有殺人者與曾參同名有人三告其母曾參殺人其母投杼而走如曰曾子居武城爲賓師非其家也胡以其母皆在而且織乎此其證三或曰曾子至孝爲賓師必將其母而曾子雜篇載魯人攻費人責其罪曾子謂費君曰請出避姑無使狗豕入吾宅也費君曰寡君之爲先生厚矣今寡人見攻而先生去之安能爲先生守宅也曾子不答而出及魯攻費責費之罪者十而曾子所

陳者九費人後修曾子之舍而迎之夫所居不曰館而曰宅則武城果寄跡之地耶既曰居武城又曰居費則史遷所謂武城人者其爲費之武城無疑矣夫武城可以混竊而古今以費名者無二地此其證四或曰曾氏之廟立於嘉祥豈無據耶曰嘉祥古爲大澤禹貢曰大野既瀦卽此漢武帝時河決洩其瀦水歷漢魏以來皆未成邑考之春秋止聞魯人西狩於大野獲麟焉未聞至於南武城也尤可據者武城魯下邑今嘉祥雖屬魯郡然兗州以西在春秋爲任地非魯下邑也或曰魯方百里者五嘉祥非初封之魯或戰國之魯是亦魯下邑矣曰不然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卽戰國時任自任也豈得稱魯下邑哉大抵聖賢世遠難考後之好事者偶得於地里之訛傳輒欲援古昔芳躅以光輝梓里而當事者亦以地方之先覺作高山之仰止真僞混淆不必深考量聞見孤陋未能上下載籍訂訛証贗勒一家言惟是世居費邑側附先賢之里聞得於故老之傳聞諸書之考訂久矣爰爲辨以俟修列傳議秩祀者取焉噫此特考其地耳量少讀孝經竊怪宋仁宗表章四書不及於此何不併附大學爲曾氏一書謹議以俟司世教者

重修散金城二疏祠立祀田碑記

張汾

余初遊散金城謁二疏先生遺像慨然有嚮慕古人之意及撫殘碑於斷壁頽垣中前人憑弔之句幾漫滅不可讀按州志祀

典故在而廟庭闐寂歲時伏臘煢然走村翁而已蓋時值天造初闢萑苻甫靖民生之凋敝瘡痍尚未及復而前賢禮祀沉淪於蔓草荒榛其勢然也夫城曰散金固昔之父老子弟感散金之惠而築以衛其里居者也城南二三里歸然並峙者其墓也城內平田數畝二先生儻粥於斯誦法於斯今之祠宇即昔之宅邸也故宮禾黍已興懷古之思而歲之所入卒消歸無有其不為勢家侵漁者散金城有以限之也按舊碣二先生後裔隨宋南渡嗣續已不可知獨留孤城荒祠以歷滄桑念我

朝定鼎以來休養生息垂七十餘年圯者興廢者舉山川土穀之神以妥以侑而名賢祀典莫不以次肇修居人沂庠孟緒武擬請于官以城內城區為二疏祀田永著為典志未訖而歿其子庠生衍儒於戊戌秋糾眾力重新祠宇慨然成先人之志計城內地若干畝請蠲租稅俾僧之奉香火者主之為春秋俎豆之需于祠側隙處構靜室數椽為士子藏息幽居亦將儀型于二先生而肅然奮起也嘗觀二先生仕漢炳炳史冊者固照耀今古而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之義當時罕有其匹迄于今林下無人而冠蓋乘輿以至者瞻拜仰止穆然想見其為人徃徃流連歛歛而不能去里人傳散金軼事又附會艷稱以為美談然則二先生廉頑立懦之功殆颯颯乎有餘韻者矣嗚呼古來侯王第宅畫棟連雲食邑千鍾生前赫赫及歿而子孫零落漸滅殆

盡向之曼曼巨桷壯麗闕耀者不轉盼而化爲蒼烟白露荆棘  
滿目欲求其故居遺址邈不可稽茲斗大散金城與山竝其高  
與水共其長自此烝嘗有賴犧牲所自出猶是饘粥于斯誦法  
于斯之地也噫嘻二先生設以天子惠養老臣者不與鄉黨宗  
族共相娛樂而爲子孫置產金不散矣城于何有後之人景彼  
芳躅亦與朝榮夕瘁者同其感悼耳安所得尺寸之土爲茅茨  
之宮而薦厥蘋藻以招魂于亡何有之鄉也哉抑聞之二先生  
受經于孟卿孟卿亞聖九代孫也二先生之學行有自來矣孟  
氏族于沂緒武其卿之苗裔歟昔之孟氏爲疏之業師今之孟  
氏爲疏之功臣茫茫千載遙想互映冥漠之中必有默啟之者  
吾知環散金城之左右士務恬退農知任卹相與咏歌二先生  
之遺澤而孟氏之名亦附前賢以不朽云

重修日照縣龍姑山龍神廟碑記

李孕昌

龍姑山者日照之名山也峙于西北俯視全邑相傳爲神女修  
煉于此故有此名其言似誕山之上有神曰老龍王又有小龍  
王者歲旱禱雨輒應豈照邑濱海龍之爲神聚精于此以庇其  
邑之人歟歷自宋明以來宏開廟貌香火不絕合于祀典所云  
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義豈猶夫草木之妖淫昏之鬼僅  
足以惑愚民要牲酒而已哉顧其爲廟去城最遠又僻在高山  
風雨之所漂搖鳥雀之所穿囓荆榛蔽塞棖桷傾頽歷年旣多



勢所必至余自乾隆元年秋來令斯土即知神之為功甚赫值  
 二三四等年邑苦亢旱遣官迎致于邑之祈雨壇靈旗到午刻  
 不移時而雨已傾盆如注矣三載皆然昭荅如響民用豐阜余  
 思欲新厥廟宇以報靈貺而工力浩大乃命近廟之里民湯煌  
 先捐貲為里人倡集腋為裘積沙成邱至乾隆八年而工始成  
 雖仍其故址而山門大殿後殿皆煥然一新湯煌曰願有記夫  
 龍之為龍飛騰變化上下于天不可端倪豈區區守一廟宇以  
 為憑依之窟宅哉顧神依于民民依于神依民則神長存而不  
 散依神則民有恃而無恐當夫雨暘時若則順時耕耨以俟收  
 穫設有稍愆則或就廟中而拜禱或請出廟而迎求呼吸之間  
 即可去所惡而就所好廟之所關顧不大歟爰為之記

閔仲山即浮來山攷

劉紹武 沂水

閔仲山在沂水縣西北八十里蓋縣故城東世傳閔子避名居  
 此又有子路依棲巖自明建二賢祠號曰閔仲書院其山蒼松  
 萬株隋書地理志琅邪郡東安縣有松山隋之東安治蓋縣故  
 城東安之松山即此山也然未有知此山為浮來山者春秋隱  
 公八年公及莒人盟於浮來杜預曰浮來紀邑東莞縣北有邳  
 鄉邳鄉西有公來山後漢郡國志東莞有郡亭有邳鄉有公來  
 山或曰古浮來以今攷之閔仲山即浮來山其證有三酈道元  
 注沫水曰東南流逕邳鄉南則邳鄉在沫水之北今縣北六十

里爲沭水集在沭水南岸沭水集以北馬站于溝諸村落正邳鄉地也閔仲山峻秀爲沂山以南諸山之最又正當邳鄉之西與杜預左傳註合其證一也酈道元注沂水曰東逕蓋縣故城南東會連綿之水水發連綿山東流逕蓋城東而南入沂沂水又南逕浮來之山浮來之水注之其水左控三川右會甘水而注於沂沂水又南逕爆山今閔仲山在蓋縣故城東沂水自其下折而南流山下有水合諸山谷之水注於沂又南五十里則爲爆山與水經注合是閔仲山卽浮來山其水卽浮來水其證二也山在春秋之世曰浮來至杜預時曰公來者蓋因魯公會莒子於此得名其後公來之名亦晦始因山所有者曰松山又

因閔仲二賢遺跡曰閔仲山而浮來之名日以不著矣于欽濟乘遂以莒州西三十里浮邱山爲浮來夫莒魯會盟宜在兩國之交閔仲山在東鄆故城之西魯之東北鄙莒之西北鄙正兩國之交也若在莒州西三十里則西去曲阜四百里魯大邦也莒小國也二君會盟何爲去魯若此之遠去莒若此之近不幾同城下之盟乎且以水經注考之沂水安得東逕此山此山之水安得西注於沂乎此山之南又安得有爆山及酈氏所述東莞東安陽都諸故城乎故知于欽之說不足爲據其證三也今定在莒州西三十里者爲浮邱在沂水西北八十里者爲浮來至蒙陰縣西北三十里亦有浮來山其名必由後人附會山東

通志以為莒魯會盟之地與杜預酈道元之說皆不合故詳為辨證如此

新建孟母廟記

沂水知縣 馬之圖

余自丙午握符於茲每郡謁道經沐水東望山巒鬱鬱葱葱意其中必有古人遺跡先賢陵墓第其時水旱頻仍簿書旁午無暇採詢迨庚戌大計回招土人問之始知其地有孟母墓在焉嘉靖初年直指馬公稽考既的檄袁公除治表章意甚盛也工未竟兩公相繼遷去數椽之室復為土人祠山鬼矣歲久傾圮一石一木無有存者山鬼祠廢而孟母廟之名依然在焉余因得憑而弔之見峯巒競翠草木蒙茸怪石森立左右一水環抱

不覺喟然嘆曰是誠賢母之所止而亞聖之所擇也爰命工作治宇修墓而以鄉民某董其事為室若干楹費凡若干緡一無所需於民間甫閱月而成矣又念守視無人則荒涼繼至牧樵不禁則崇祀易湮復捐俸易田三十畝於墓側令守者據以為常而一歲香供兩祀陳設咸取給焉事竣當勒一言以記歲月余因是有感矣古今興廢有時顯晦無定而合葬非古檀弓非欺我也子輿氏鄒人三歲喪父葬於鄒之馬鞍山下母氏携孤遷徙無常後孟子仕齊奉母以行遂終於齊經所謂自齊葬魯而沂實魯之北境也觀春秋文公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為沂故墟杜預業有明注管仲曰南至穆陵穆陵非齊魯

分疆乎而反齊止嬴則穆陵北三十里之遺趾固在也此為孟母墓塋處無疑矣兵燹之餘後人失於考稽遂以馬鞍山為孟母墓夫合塋非古孟子固行古之道者此為母墓而父墓可無徵乎孟子去齊歸鄒終塋於鄒之四基山去鄒三十里後之人尚不知也歷宋景祐克守孔道始表章之則孟之子孫又安知沂有母墓來一展視乎此一墓也載在齊志而謬云文獻無徵沂本魯地而猥云惟鄒為魯詳考於馬袁兩公而祠宇旋廢禮祀無聞垂九十餘年余不佞始新其祠封其墓則信乎興廢有時顯晦無定而大聖大賢不能逃也余是以於是役之成不及其斷機徙舍之賢揚聲掩過之德而但詳稽其履歷明辨其山川使後之君子有所據以為真邊豆常飾禮祀不廢時加補葺時加封植則孟母之靈妥而孟氏之生死光矣

六姓橋記

孟濟世

郡設市廛于南郭郭西橫道行者實繁其地內阻雀山外薄高原固畎澮之所匯又涑水之灌城西濠北折東向而入沂也初非其性之自然時霖雨水漲輒挾枋之波南下環山而東輸于沂則斯道尤易壞此王氏泰真所為橋創于百餘年之前疏公橋建于百餘年之後而行者猶病沮洳也余嘗偕比閭月為好會名以仁里為睦鄰計間以所儲財置湧溝小橋及三合邱義塚越數載乃能鳩工伐石構橋于泰真所為橋之西大小凡三

庶幾流分則道固焉莊叟曰為善無近名今之立石記歲月而  
以我同事六姓名橋豈區區近名意哉比見草野中亦多束修  
自好孝友任郵之子或初終異趨者誘掖無人莫與勸焉故耳  
名非可近紀名亦以勸善也不然吾郡自昔多賢若武侯魯公  
睢陵卽邱輩莫不彪炳史冊及考其故里遺蹟而坊表無聞貞  
珉不勒徒令人俯仰太息欲從末由今之視昔卽後之視今津  
梁雖細務或不乏後先同志之人將有覽茲而並興者乎

沂州府志卷之三十四

古詩

周

誓師詞

太公佐武王伐紂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誓

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

龜山操

孔子以季桓子受女樂望龜山作

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柰龜山何

為南蒯歌

南蒯以費叛如齊飲鄉人酒鄉人或歌曰

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耻乎已  
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

漢

將適吳詩

梁鴻

漢書稱梁鴻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齊魯之間未詳何地而王勃云竄梁鴻於海曲則確有其地矣海曲即齊魯之間也

遊舊邦兮遐征將遙集兮東南心悒怛兮傷悴志菲菲兮升降  
欲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讒競舉枉兮錯直咸先佞兮嘒嘒  
固靡慚兮獨建冀異州兮尚賢聊逍遙兮遨嬉纘仲尼兮周流  
倘云觀兮我悅遂舍車兮即浮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隅  
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惟季春兮華阜麥含含兮光秀  
藝文類聚 哀茂時兮逾邁愍芳香兮日臭悼吾心兮不獲長委  
作含金 結兮焉究口囁囁兮余訕嗟悵悵兮誰留

梁父吟

諸葛亮

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  
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  
三士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

晉

蘭亭集詩

王羲之

仰觀碧天際俯瞰綠水濱寥闊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  
工萬殊莫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

詠二疏

陶潛

大象轉四時功成者自去借問衰周來幾人得其趣游目漢廷  
中二疏復此舉高嘯返舊居長揖儲君傳餞送傾皇朝華軒迎  
道路離別情所悲餘榮何足顧事勝感行人賢哉豈常譽厭厭  
閭里歡所營非近務促膝延故老揮觴道平素問金終寄心清  
言曉未悟放意樂餘年遑恤身後慮誰云其人亡久而道彌著  
南北朝

北戍瑯邪城

江嗣孝

驅馬一連翩目下情不息芳樹似佳人惆悵余何極薄暮苦羈  
愁終朝傷旅食丈夫許人世安得顧心臆按劍勿復言誰能耕  
與織

前題

謝玄暉

春城麗白日阿閣誇層樓蒼江忽渺渺驅馬復悠悠京洛多塵  
霧淮濟未安流豈不思撫劍惜哉無輕舟夫君良自勉歲暮勿  
淹留

秋胡詩

顏延年

椅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影響豈不懷自遠每相匹婉彼幽閒  
女作嬪君子室峻節貫秋霜明艷侔朝日嘉運旣我從欣願自  
此畢燕居未及好良人顧有違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戒徒  
在昧旦左右來相依驅車出郊郭行路正倭遲存爲久離別沒  
爲長不歸嗟余怨行役三陟窮晨暮嚴駕越風寒解鞍犯霜露

原隰多悲涼迴飈卷高樹離獸起荒蹊驚鳥從橫去悲哉遊宦  
子勞此山川路超遙行人遠宛轉年運徂良時為此別日月方  
向除孰知寒暑積僂俛見榮枯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座隅寢興  
日已寒白露生庭蕪勤役從歸願反路遵山河昔辭秋未素今  
也歲載華蠶月觀時暇桑野多經過佳人從所務窈窕援高柯  
傾城誰不顧弭節停中阿年往誠思勞事遠濶音形雖為五載  
別相與昧平生捨車遵往路鳧藻馳目成南金豈不重聊自意  
所輕義心多苦調密比金玉聲高節難久淹竭來空復辭遲遲  
前途盡依依造門基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日暮行采歸物  
色桑榆時美人望昏至慚歎前相持有懷誰能已聊用申苦難

離居殊年載一別阻河關春來無時豫秋至恒早寒明發動愁  
心閨中起長歎悽悽歲方晏日落遊子顏高張生絕絃聲急由  
調起自昔枉光塵結言固終始如何久為別百行誓諸已君子  
失明義誰與偕沒齒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汜

和瑯邪王依古

王僧達

少年好馳俠宦遊關源既踐終古跡聊訊興亡言隆周為藪  
澤皇漢成山樊久沒離宮地安識壽陵園仲秋邊風起孤蓬捲  
霜根白日無精景黃沙千里昏顯軌莫殊轍幽途豈異魂聖賢  
良已矣抱命復何怨

東武吟

鮑昭



主人且勿誼賤子歌一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始隨張校尉占募到河源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寒垣密途巨萬里寧歲猶七奔肌力盡鞍甲心思歷涼溫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時事一朝異狐績誰復論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腰鎌刈葵藿倚杖收雞豚昔如韝上鷹今似檻中猿徒結千載恨空負百年怨棄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

唐

胡笳歌送顏真卿使赴河隴

岑參

君不聞胡笳聲最悲紫髯綠眼胡人吹吹之一曲猶未了愁殺樓蘭征戍兒涼秋八月蕭關道北風吹斷天山草崑崙山南月欲斜胡人向月吹胡笳胡笳怨兮將送君泰山遙望隴山雲邊城夜夜多愁夢向月胡笳誰喜聞

秋胡行

高適

妾本邯鄲未嫁時容華倚翠人未知一朝結髮從君子將妾迢迢東路陲時逢大道無艱阻君方遊宦從陳汝蕙樓獨卧頻度春彩落辭君幾徂暑二月垂楊蠶未眠攜籠結侶南陌邊道逢行子不相識贈妾黃金買少年妾家夫婿經離久寸心誓與長相守願言行路莫多情道妾真心在人口日暮蠶饑相命歸攜籠端飾在庭闈勞心苦力終無恨所冀君恩那可依聞說行人已歸止乃是向來贈金子相看顏色不復言相顧懷慚有何已

從來自隱無疑背真爲君情也相會如何咫尺仍有情況復迨迨千里外誓將顧恩不顧身念君此日赴河津莫道向來不得意故欲留規戒後人

遊蒙山

蕭穎士

東蒙鎮海沂合沓百餘里清秋淨氛靄崖峯隱隱起于役勞往還息徒暫攀倚將窮絕跡處偶得冥心理雲氣雜虹霓松聲亂風水微明綠林際杳靄丹洞裏僊鳥時可聞羽人邈難視此焉多深邃賢達昔良秘尚子捐俗緣季隨躡遐軌蘊真道彌曠懷古情未已白鹿凡幾遊黃精復奚似顧予尚牽纏家業重書史少學務從師壯年貴趨仕方馳桂林譽未暇桃源美歲暮期再尋幽哉羨門子

擬龜山操

韓愈

龜之氣兮不能雲雨龜之枿兮不中梁柱龜之大兮祇以奄魯知將隳兮哀莫余伍周公有思兮嗟余歸輔

宋

弔顏魯公

王十朋

平原太守顏真卿長安天子不知名一朝漁陽動鼙鼓大河以北無堅城君家兄弟奮戈起一十七郡連夏盟賊聞失色分道遁不敢長驅入咸京明皇父子得西狩由是靈武起義兵唐家再造李郭力賊臣牽制國威靈哀哉常山慘鈎舌心皈朝廷氣

不折崎嶇坎坷不得去出入四朝老忠節當時幸脫安祿山白  
首竟陷李希烈希烈安能遽殺公宰相盧杞欺日月亂臣賊子  
歸何所茫茫烟草中原土公死於今六百年精忠赫赫雷行天  
明

荀卿墓

李燧

古塚瀟瀟鞠狐兔路人指點荀子墓當時文彩凌星虹此口荒  
涼臥烟露臥烟露今愁黃昏蒼蒼荆棘如雲屯野花發盡無人  
到惟有蛛絲羅墓門

徐節婦 徐嗣愛母宋氏郟城人

劉士驥

徐節婦節如霜狂風吹斷連理樹綠窗鸞鏡無輝光鸞鏡塵生  
淚眼枯願從夫子向黃墟堂上猶有白頭姑膝前猶有黃口雛  
代夫為子兼為父節母之心真丈夫只今鳳毛雲際起夫子有  
知應色喜如綉焜煌旌宅里名垂彤管無窮已吁嗟乎丈夫棄  
節如敝帚自誇百鍊剛繞指亦可醜君不見徐節母

望蒙山吟有寄

公龔

蒙山秀出東海邊海上白雲相與連晝倚晴峯望五嶽夜凌絕  
磴攀青天月明正照峯頭樹猿猴亂啼不知處周圍林麓接桑  
田中有幽禽自來去六月重陰爽若秋初平牧羊在上頭拍手  
大叫碧空應振衣長嘯萬壑幽齊魯千里平如掌俯視一氣恒  
塊莽眼底不生京洛塵物外自有烟霞想嗟君只在此山間欲

往從之蹊路艱豺狼晝出當道臥一望使我摧心顏燕客初成  
懷舊賦山高鴻雁不得度安能握手薊門來桃花正開春未暮

仙人洞

張能鱗

昔人已脫塵凡去此地空餘仙隱處峭壁懸崖慮莫攀洞口依  
稀招客語語意其中可卜居石牀石鼓並石書更餘一井甘露  
水狂飲百杯興藹如我來望仙仙不見山洞清空飛雨霰同雲  
白雪一時封隱然流出桃花片

海

日照縣令 張成教

天風倏歛海雲起海底蒼龍怒欲死吹雲直向九霄還仍抱珊  
瑚宿海底我欲騎龍海上飛三千開落碧桃肥安生手指扶桑  
葉縹緲蓬萊歸未歸蓬萊之巔高萬丈瓊宇瑤池俱在上石痕  
猶帶始皇鞭棗花空為齊侯放蜃氣秋生白玉樓驪珠夜冷黃  
金帳我醉即當泛月槎歸來海上問桑麻但見桑麻青如莽不  
見神仙更來往

過馬鬣山 有序

劉璞 莒人

馬鬣峙州南六十餘里屹然重望蒼翠萬疊其勢若飛  
此秦皇觀海驅石之遺跡也故曰城陽十一山岌岌相  
隨行余竊疑之為作行

記畧之言誠可異城陽十一山隨行今之馬鬣無乃是芙蓉散  
徙如奔鯨秦皇跨海曾驅石長矢直射蛟蜃宅神人鞭血橋已  
成帝乃負約馬前立此馬奮鬣闢其口縈蒲解向東南走水中  
豎柱成山在岸上遺踪莒父有隱隱朝宗奔健鬣半嶺霞光儼  
汗血巨靈夸娥同驅逐石去不駛將安說盡信恐成簡書誤汲  
冢誕幻原無數蓬壺三島招不來此山枉動祖龍怒當時四海  
皆混一惟有安期求未得山靈有意感會君徐福何心更忘國

東海岸崩輦道還瀉池壁獻祖龍死千年愚惑轉頭空惟有城  
陽山石泰山松

墨池懷古

林茂桂

逸少擅風流伊人琅邪國束髮學鍾繇八分衆所式當其驅頽  
時龍蛇自生翼臨漪滌元霧遊鯉爭吞墨夜月照池水兔影亦  
藏匿勝賞寄蘭亭永和難再得我來讀殘碑蝌蚪半磨蝕不見  
籠鷺人空餘烟水色

國朝

蒙陰山茶歌 并序

葉澤森 吳郡

按茶譜西蜀雅州蒙山五頂各有茶園惟上清峯者最

佳以受陽氣全故芳香特異每歲於禁火前俟雷聲發採之多服能祛疾唐人最重之故諺以蒙頂茶配中冷水云北地原不產茶費沂之間山石生衣土人掬而沃之詫有茶味遂亦謂之蒙山茶雅州險遠其茶不可得竟訛以東蒙之蒙為西蜀之蒙矣余以蒙陰茶本非木本乃苔蘚之屬性寒而味苦乃冒蜀山之名以行世因作歌辨之以告世之非其實而偽其名者

我聞劔南之山高莫紀邛峽折入烟霄裏蒙山五峯更雄峻上清甘露旨而泚其峯絕頂凝朝華二月聞雷采異茶丞相獨烹嚴道水神僧親結聖陽花此茶不減穆陀樹丹邱仙子離塵住

綠脚碧乳且下風霜荷竹籜何堪具東州鳧繹與龜蒙汶泗原無植紫茸崖厂偶遺苔蘚迹土人錯認密雲龍一甌色臭殊作惡狀如瘋癲氣如木未能滌壅已成灾徒然苦口非良藥洛儻憎茗稱酪奴魯山冒蜀奚為乎我雖無撐腹拄腹五千卷坡公煎茶會參之同人且殺况乃物類焉足呵嗚呼祇此物類焉足呵

題東蒙秦氏藏應山

墨蹟卷 前人

明臣死忠推二楊前有容城後應山讀書每披二公奏至今寒芒凜凜星斗間神宗在御康且久宮闈釁蘂萌掖肘黨局玄黃三十年宵小交關二五耦光廟嗣服甫一月挺擊紅丸互膠結

艷妃燭處踞昭陽冲子皇皇更杌杌應山彈事負大名玉几宣  
 召廷臣傾德清方相工摸稜衆正倚公如長城噦鸞旣遷謫益  
 起公亦拂衣歸故里公歸旋復召掌臺三案小人怨入髓王安  
 悻直好強諫忠賢狡猾導遊宴聖嬈節甫爲一人王威國柄從  
 茲擅公時義憤益填膺抗章論列揚于庭隻手障天天不語傀  
 儡播弄維叢靈一朝告密飲章人飛頭換面覆盆黑何難百口  
 服歐刀所爭九廟胥荆棘嗚呼百世知公死擊闥詎知死伏移  
 宮案定計惟彼三案人假手殺公報羣怨東蒙秦氏弄公墨宛  
 宛銀鈎仍鐵畫卷中媿媿說移宮千秋信史當誰白山崩地塌  
 幾經秋漢寢唐陵亦已休片紙不隨殘劫盡尺牋聊爲故人留  
 秦生爾飲一杯酒薊州崔呈秀南樂魏廣微君知否紫綬爛東日黃  
 金高北斗黃金紫綬今安在惟有丹心常不朽秦生秦生此卷  
 永貽後

榆災吟

厲 瞻日照人

道左有榆裸體無襦誰剗子肉子剗我膚雖剗我膚子腹何如  
 霜降葉脫我生在皮旣戕我生女何不肥雖云不肥食我如糜

災民歌

郟城縣令 馮可參

郟城野老沿鄉哭自言地震遭荼毒忽聽空中若響雷霎時大  
 地皆翻覆或如奔馬走危坡又如巨浪搖輕軸忽然遍地湧沙  
 泉須臾旋轉皆乾沒開縫裂圻陷深坑斜顛傾歎難駐足陰風

颯颯鬼神號地慘天昏濛黑霧逃生逃死亂紛紛相呼相喚競  
馳逐舉頭不見眼前人側身不見當時屋蓋藏委積一時空斷  
折傷殘嗟滿目頽垣敗壁遍荒村千村能有幾村存少婦黃昏  
悲獨宿老嫗白首撫孤孫夜夜陰燐生鬼火家家月下哭新魂  
積屍臭腐無棺殮半就編蘆入塚壙更苦陰雨無時休滿陌秋  
田水漲流今年絲穀糶何早明年無肉剜心頭嗟乎哉漫自猜  
天災何事洊相推愁眉長鎖幾時開先時自謂災方過誰知災  
後病還來恨不當時同日死於今病死有誰哀

海市行

丁 昔 日照  
人

海天浩淼無所有伊誰大展空中手偶然遊戲鼉鼉驚小小經  
營龍蛇走鬼斧神斤非等閒樓臺城郭瞥眼間旌旗忽變爲林  
木車馬倏已盈闐闐千態萬狀幻且狡公輸顧之失其巧居然  
一幅李龍眠白描却比丹青姣珊瑚玳瑁蛟蜃鬪珍竒不數王  
石富一疋輕綃直萬緡大珠小珠皆可購貿遷不必期日中轉  
瞬之間列肆克澤國想亦重阿堵熙熙攘攘奚相同弱水三千  
不可渡碧眼居竒頻欲赴回眸失却鏡裏花張羅脫去月中兔  
八月乘槎泛斗牛色空空色將何求凭欄一望三山近中有仙  
翁招我遊君不見嬴氏阿房三百里咸陽一炬皆爲塵吳宮臺  
榭今安在野草年年秋復春爭似鮫人善卜居雲霞爲幄水爲  
廬翺翺出沒無定所變化隨心樂有餘他年滄海淤爲田焉知



此處非市廛有無真假渾難定且憑一醉灘頭眠

麥隴謠

日照縣令 成永健

麥漸漸雉斑斑霧莫起愁黃丹

丹即霧露之類四五月間麥觸之即傷黃色者半損黑色尤甚

迎神擊鼓東山之阿黃丹猶可黑丹奈何

旱田謠 庚子

布穀布穀聲滿山谷上天不雨閒我黃犢

瑞穀歌 乾隆五年

日照縣令 李孕昌

昔聞漁陽守民歌麥兩岐今秋穀大稔兩岐未為奇前阡驚垂穗後陌報重桑一莖簇蓮瓣三秀類靈芝此地本斥鹵力耕常苦飢何圖二氣合拇駢兼指枝再拜謝田祖神功惠我師若云

為政者余力何能為

墾荒行

李希賢

泰山南滄海西平濤漠漠繞山谿舊時禾黍稱繁殖高原下隰連町畦幾載凶荒牛力薄比戶不復能鋤犁况有啼饑人四散存者羸弱顏面黧春雨土膏潤萬卉出已齊罕見秬稔糜芑生或或半屬荒村野陌盈蒺藜我來守土心悽惻宛轉上請耕塗泥萬頃原田遙矚日風中餐食雨中宿先除荆榛貸黃犢播種還分穀與菽更憐貧窶兼惇獨影隻形單手足縮呼之再三不敢前但覺欷歔意顰蹙痼痲一體古所稱忍令含情終隱伏徘徊隴畔意踟躕與謀不厭頻反覆幽隱既據方荷鋤共向中田

植重稔吁嗟乎荒豈在天情豈在民畏天勤民在拊循桑田星  
駕竭心力庶幾原隰如龍鱗我願酌樽酒呼農人飽豕同嘗梁  
稻新吹笙擊鼓歌

皇仁

散賑二首

李希賢

嗷嗷鴻雁飛哀鳴夜不息無乃太漂搖可憐寡所食我民苦年  
饑我

皇敷大德身為守土臣感念結胸臆清晨盥沐早肩輿經四域擇地  
聚糗糧散給必親即殷勤呼赤子見面皆熟識我忘太守尊人  
樂襜帷逼一一道姓名家口無遏抑

四野若碁布屬吏慎所托奔走竭晨昏多寡細斟酌所與雖升  
斗冀免委溝壑男婦各分途丁寧申束約老者髮已皤童稚力  
方弱矧乃久空虛晨炊尚未作腹枵復衣單欲前還自却散給  
勿留滯忍令立寥廓中澤有時安我心差云樂

沂自建府後未設考院學使者循舊制按臨曲阜生童就  
考跋涉維艱余議請創建閱二年落成誌以長句

李希賢

沂郡雄邦初建立百度草創尚未遑試院因仍循舊制士子結  
伴走滋陽有時霏霏冒雨雪北風凜冽凍且僵亦或炎威苦道  
暍烈日如烘汗如漿况復陂陀山徑仄汶濤沫浪更汪洋吁嗟

韋布多貧約足爾還復肩餽糧職膺郡守胡忍此顧之怵惕心  
憂傷憶昔少年治文藝幾度不于翰墨場只今見獵想攻苦情  
關一體多徬徨爭奈沂濱曉且瘠金饑水毀頻為殃民力民財  
兩可惜展轉不厭思周詳何幸昨年歌大有橫阡縱畝收稻梁  
與民同欲乃善治集我晁黼延膠庠同僚鼓舞皆協力亟謀興  
事同動勦目營心匠易歲月落成始得浮一觴艾山沂水安枕  
席行笈底事愁關梁其餘下邑亦孔邇朝發夕至平以康士人  
偕樂我心喜歷年宿願今方償諸生努力

明世天宇燦爛看文昌

蘭郊二邑處沂汶沫洑諸水下流故上游水發則漫

溢為患乾隆戊寅冬余奉檄酌洩窪湖以收地利遂

徧為相度將滙水十餘處築堤濬河自是水有宣洩而

民得耕桑因賦此以紀  
李希賢

聖人

憂發帑疏排皆順流河伯効靈已底定天吳不復汗漫遊惟有

眾流多湮塞水勢奔騰苦偪仄東有沙溝西泉子孤山龍臥少

溝洫其餘涸沉十餘處沮洳最怕遭淫雨麻麥方期滿籌車一

夜洶沓逐波去農夫束手共長嘆眼見膏腴變石田寒耕熱耘

竭筋力敢言果腹盤中餐舊迹既瀰漫新流橫衝決豈惟禾黍

潭沒多茅岸數椽俱殘缺我來守土無暇時久為民憂困水涯

捧檄適得心旌事匹馬踏盡東西湄我勸我民去塞通堙峙棖  
雲集荷鋪星奔未忍急驅策先爲憫艱辛周咨博訪家誰貧饗  
殮時給周濟頻干夫踴躍無逡巡各言自求飽且溫溝渠利順  
田昫昫幪幪禾麥新復陳自今以始土鼓喧葦籥舉人樂豐年  
歌且舞我亦爲民慶樂胥相與吹笙奏華黍

纂修郡志

李希賢

一統車書成文治徧及山陬兼海澨網羅故實追前賢懿蹟昭  
彰大法備况茲沂地屬山左聖作明述至訓播紀載紛紛郡闕  
如慨然創始期自我豈無簿書堆案仍文獻寧忍終無徵山川  
上物皆檢核思遠憂深示勸懲千里作牧司民命庶事變通關  
利病往往掩卷再咨嗟引領還思敷政令更念我民孫與子他  
日生成端在此簡編一定不可移幾載叅稽猶未已我所得爲  
何敢辭我所欲爲心自知書成聊且懸鄉國知我罪我其惟斯

沂州府志卷之三十五

近體詩

唐

海曲書情

駱賓王

海遊倦千里勞生負百年未能槎上漢詎肯劔遊燕白雪照春  
海青山橫曙天江濤讓雙壁渭水擲三錢坐惜風光晚長歌獨  
塊然

遠使海曲春夜多懷

前名

長嘯三春晚端居百慮盈未安蝴蝶夢遽切魯禽情別鳥連寰  
海離魂斷戍城流星疑伴使徂月似依營懷祿寧期達牽時非

詩名艱虞行已遠跡跡自相驚

魯都東石門送杜甫

李白

辭後復幾日登臨徧池臺何時石門路重有金尊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酒中杯

蘭陵客中作

前名

蘭陵美酒鬱金香玉盃盛來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與李白同尋范隱居

杜甫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更想幽期處還尋北郭生入門高興發倚立小

童清落景聞冥杵屯雲對古城向來吟橘頌誰欲討尊羹不願論簪笏悠悠心滄海情

棲中山寺

白居易

閒泊池舟靜掩扉老身慵出客來稀愁因暮雨留教住春被殘鶯喚遣歸揭甕始嘗新熟酒開箱試看舊生衣冬裘夏葛相催從垂老光陰速似飛

贈自然白太師

文彥博

手仞清溪絕世紛先生高臥白雲根近來名繫丹臺籍多向蒙山見羨門

元豐七年有詔京東淮南築高麗亭館密海二州騷然有  
逃亡者明年軾過之歎其壯麗留一絕云

蘇軾

簷楹飛舞垣墉外桑柘蕭條斤斧餘盡使渾邪作僕婢不知償  
得此人無

寄賀元二首

前名

舊聞父老晉郎官已作飛騰變化看聞道東蒙有居處願供  
水看燒丹

言謁東風玉露塵幅巾短褐亦逡巡行宮夜奏空名姓悵望

縹緲人

送喬全

前名

生長兵間早脫身晚為元祐太平人不驚滄海桑田變來看龜  
蒙漏泄春

明

過穆陵關

宋延年 益都人

穆陵千嶂鬱崔嵬十二河山入望來霸業已隨流水去民居猶  
傍斷巖開嵯岬路盡穿陵谷畚鍤人稀盛草萊少日終軍今白  
首關門莫道棄繻回

百園門莫道美蘇回

汝州府志卷之三十五

宋王平

汝州府志卷之三十五

屋樓山

陳重器 臨江人

城陽之東青山繞晨霞掩映疑蓬島  
瑶草金芝滿澗阿翠霧烟嵐出林杪  
愛看芳樹春早歸坐惜落花人不掃  
誰能此地學長生飯我青精顏色好

箕屋山

前名

聯綿山勢相延屬皎皎青暉散林木  
野老凌晨礪斧斤村童向暮驅牛犢  
坐招遠樹來清風結伴閒雲出幽谷  
數聲短笛手中



吹盡是人間太平曲

題孝婦塚

張世則 郟城人

郭外孤村孝婦邱  
淒淒宿莽幾經秋  
芳標不逐年華改  
往跡猶隨史冊留  
會動旻天來旱魃  
空令良吏熾煩憂  
漢家對簿真何事  
豈獨韓楊趙蓋愁

蒙陰道中

董仲言

敝裘羸馬出琅邪  
古道西風日正斜  
村婦入山收橡實  
愁僧刮石取膏茶  
孤峯寺左飄殘瓦  
獨木橋邊倚斷槎  
野老見人情意豁  
土牀邀坐剖寒瓜

忠孝祠

李士允

異代憐同輩 茲邦邈有人  
孤忠誓復漢 純孝實通神  
家國貽謀遠 山川間氣鄰  
臥龍無舊址 躍鯉但荒濱  
弔古荆榛裏 崇賢廟貌新  
爭光扶日月 並祀合經綸  
地闢芸牕秀 天開蕙幔春  
佩刀瞻氣象 羽扇出風塵  
奮跡充閭里 風流邁等倫  
猶如供膳日 想見出師辰  
往事悲陵谷 浮生媿子臣  
千秋恒仰止 誰與畫麒麟

夏日同張僉憲登沂州南樓

前名

覽勝時乘暇 憑高暑自清  
地為東服鎮 人是北山情  
卷幔飛雲入 圍闌列岫橫  
垣墉猶古昔 陵谷幾遷更  
仗鉞愁無補 褰帷壯此行  
向南淮海盡 今日正波平

宿巨峯朝陽洞

藍田 卽墨人

石洞丹梯上掀髯一笑留山高礙新月潮長失孤舟樵笛穿林  
入漁燈隔島浮客懷渾不寐直擬訪蓬邱

馬陵山卽事

李 燧

亂峯深處兩三家流水聲中老歲華雞犬不驚籬外客牛羊常  
臥隴頭霞涼生石竇朝來雨色映文欄夜落花皤髮山翁無底  
事倚門閒看鬧蜂衙

浮來山

陳

順

華亭人

極目浮來外西沉返照間餘暉斜帶樹殘影正啣山飛塞征鴻  
度衝烟宿鳥還故盟從此地荒草色爛斑

見蒙書屋

公家臣

蒙陰人

卜築東蒙下幽棲久閉關竹書餘萬帙茅屋只三間習懶風塵  
迥忘機鳥雀閒悠然山在望相對自開顏

宿鳳凰山店

日照南五十里

楊繼盛

容城

羨君堪作王家瑞愧我徒爲食祿臣不是未酬憂國恨願披簑  
笠結束鄰

自東萊還蒙山過穆陵

公

鼐

蒙陰

昔日齊侯履南疆盡此封諸山沂作鎮五嶽岱爲宗霸國猶餘

業重關識舊踪故園相去近回首海雲重

沐水道中

前名

沐水源從大峴西穆陵天險控三齊傍巖烟火關城近出谷雲霞海氣低雙鬢征塵宵駐馬一燈鄉思夜聞雞逢人但問東牟道不覺春深岸草萋

南竺寺

前名

晚霞掛重塔微月碧殿空林壑松檜響十里聞秋風

同陳徐二生遊南竺

前名

古殿瞻蒙阜前當第一峯朱甍藏翡翠青嶂削芙蓉覽勝晨登塔叅禪夜叩鐘何期隨孺子更喜侍元龍

詠懷古跡

前名

瑯邪山北有高臺三島雲生玉宇開徐市至今留海嶠羨門何日下蓬萊昨宵周道歌黃竹明日秦碑長綠苔驅石但成千古笑長城遺跡使人哀

謁沂北閔子祠

前名

萬壑松風滿虛無古殿陰已知辭費後應更入山深欲薦寒泉潔行來碧草侵數年棲汶上仰止愜予心

汶南別業秋居

前名

向晚烟彌望秋山更可看九霄孤鶴唳一壑萬松寒客話桑麻舊家收禾黍殘明農吾分事身世此相安

初春出郭望蒙山雪色

前名

出郭春風放柳衙飛鴻點點過晴沙橫空河漢含珠斗映日芙

蓉吐玉華幽夢常聞緱氏曲舊遊還憶武陵花採真欲問丹臺

路羽蓋何時入紫霞

周義山真人入蒙山  
遇羨門子執羽蓋

岸堤道中

前名

東遊多勝跡行役即登臨旅食溪堪釣醉眠風滿襟夏雲隨地

起曉氣入林深湛湛汶川水南來若有心

莒州道中

公堯

遠樹寒鳥起荒城野色分氣蒸疑近海山迥盡連雲奔莒竟何

處伐郊空復聞平生懷古意况值對斜曛

東安城

前名

禾黍離離覆短牆黑雲千頃晝茫茫一間草屋祠山鬼幾尺簷

城屬海王歸鳥漸從村樹沒晚風遙送荳花香故人只在牆東

臥手拍柴門解客囊

瑯邪王塚

周京沂州人

禾黍蕭蕭晉代宮尚餘高塚卧秋風新亭幾許神州淚盡入空

原上望中

卧冰河

前名

躍鯉河邊樹色蒼粉榆祠廟對斜陽佩刀去後無消息淮水還

如衣帶長

諸葛城

前名

三分籌策已茫茫魚腹千秋戰壘黃馬上欲尋龍卧處空城斜  
日下牛羊

王祥墓

舒祥新安

荒邱經歲久衰草鎖寒烟事業歸三篋衣冠賁九泉鶴隨華表  
失狸傍斷碑眠多少當時事都憑故老傳

石駝山

申其學日照

層巒屹立半凌空矗峙西偏第一峰澗底野花浮碧水崖頭山  
鳥喚蒼松徑開亂竹斜依戶寺納微雲遠聽鐘一片晴光看不  
盡猶傳石洞有仙蹤

重遊聖水坊

楊光溥沂水

仙境無人久寂寥從來山色鮮相招烟霞籠樹春還在蒼草熏  
人酒易消洞口寒泉飛若雨水邊仆柳卧成橋擔頭正苦詩囊  
重却被東風也上挑

穆陵停雪

前名

同雲消盡暮天晴山北山南照眼明鳥向水晶屏外過人從雲  
母鏡中行柳花冷覆長春苑日影橫鋪不夜城却憶藍關迷逐  
客馬蹄偃蹇踏瑤瓊

琅邪西望

查東道戴焯

海日斜飛生遠心青楓搖落向空林海疆孤嶂來秋色魯殿浮

雲起夕陰浴鷺汀寒紅蓼亂籠鷺人去墨池深停杯一數千年  
事隔水空聽向晚砧

題中山寺

公一枏

行踏千峯鳥道懸藤蘿曲護石斑斑山腰暮雨歸樵濕松頂巢  
雲放鶴還欲脫塵襟尋靜土誰將靈藥駐朱顏龍函半偈都無  
有寥落殘僧補衲閒

蒙山仙洞

李炯然

仙人飛去向蓬山洞府無人駭不關丹竈尚餘松  
有蘇痕斑月明綠樹猿空嘯日暝青山鶴自還何日得捐冠冕  
繫此身來伴白雲閒

蒙山疊翠

公躋奎

名山高並已無多此去遙天能幾何雨過烟光明翠黛日斜樹  
色映青螺斗牛森列仙峯近虎豹參差鳥道訛安得拂衣凌絕  
頂白雲叢裏發長歌

前題

公一揚

芙蓉千疊繞銀河秀出東蒙翠不磨好是春來新雨過石華香  
結白雲多

汶水拖藍

前名

汶河南滙帶晴沙渺渺拖藍繞岸斜萬里秋光天似洗清風輕  
漾浪中花

堂阜遺跡

公躋奎

小白溝中學匹夫相扶霸業並  
昆吾春秋百代留遺跡  
堂阜千年入壯圖  
禍福塞翁疑失馬  
險危蒙慶夢啼烏  
祇因鮑叔吹嘘  
六管仲何須待價沽

顯夷廟

彭勗 永豐

蒙山突兀魯城東  
巨石如龜鎮上峯  
為問顯夷今有祀  
季孫空富過周公

艾山懷古

老撒

滿山松檜老  
風霜流水漂  
花遶澗香盟  
會有基人到  
少但聞啼鳥送斜陽

贈彭太巖遵化縣殉難詩

名文炳

顏習孔 沂州

四野笳聲萬馬橫  
揮戈誓欲捍孤城  
蒼天無意留飛將  
邊地何人呼救兵  
霜鬢慈幃先就死  
冰捺丙子共捐生  
道旁墮盡行人淚  
誰向君王說姓名

登排鼓城

王乘錄 諸城

何代仙人掌  
中天擘石門  
城連山嶂削  
池受海雲昏  
陣壁猶圖壘  
功碑沒蘚痕  
將軍靈爽在  
風壑萬聲屯

國朝

山蠶詞四首

王士正

清溪榭葉始濛濛  
樹底春蠶葉葉通  
曾說蠶叢蜀道險  
誰知齊

道亦蠶叢

那問蠶奩更火箱春山到處是蠶房  
榭林正綠椒園碧閑却倚  
倚陌上桑

春繭秋絲各自諳一年三熟勝江南  
柘蠶成後寒蠶續不道吳

王八蠶蠶

尺五竿頭絡色絲龍梭玉鑷動妍姿  
紅閨小女生來慣中婦流

黃定未知

蒙陰道中

高柳空村晚蕭蕭向朔風寒沙交馬跡  
暗樹出龜蒙一逕溪流  
變千峯日氣通亂餘存舊隱猶見祝雞翁

趙進美 益都

修沂州志成

沂州知州 邵士

海沂原有志散失已紛紛草創需謀野  
存疑見闕文山川齊魯  
壯忠孝漢唐分有意成良史無才遜董君

弔丁室陳氏萬氏姒娣雙烈

吳瑄 長山

剛腸寸寸皆名節臨難猶嫌玉碎遲碧草  
黃沙罵賊血空山石  
壁矢貞詩清風嶺上冰霜冷夜雨中姒娣隨  
寄語泉臺休抱  
恨今人不羨蔡文姬

除夕放賑寄懷三首

東兗道 徐惺

十里村村燈火出知為除夕使君來寸心  
報國愁中盡雙鬢憂  
時暗裏催人事不知逢驛使天涯何處是  
寒梅聊將滿眼殘黎



意一度消愁酒一杯

但使窮民能度歲何知今夕是殘年家庭杯酒雖云樂父老茅

簷也有緣處處炊烟歌

望注家家向火感蒼天縱余露宿空山曉覺勝華堂子夜眠

小民知我無須贈列炬殷勤送歲華村釀儘堪當竹葉園蔬聊

可頌椒花正愁薄宦風塵苦且避尋常俗吏譁待得來朝春色

到青山曉氣接晴霞

石曰所觀海

青州別駕

葉先登

閩人

滄溟極望接天遙萬里長風送曉潮幻氣曾聞蜃作市癡心誰

見石為橋波臣竇恠何年盛海國鯨鯢此日驕慷慨興懷破浪

者防秋矯矯正鳴鏢

登奎山

丁泰

沙浦山無數從高縱目看一拳稱砥柱千古障狂瀾人與星相

聚天隨海共寬登臨莫長嘯足底有龍蟠

早發蒙陰道中書感

趙執信

山城曙色動征鞍客思遙和路屈盤半嶺烟拖霜影薄一林風

戰葉聲乾賦因楊意凌雲易相比班超食肉難老我枯蓬任飄

轉猶憐滾滾不知寒

孔望山

郟城令

馮可參

孔望峯頭海月明西風處處作秋聲殘碑斷碣知年遠廢址頽

垣感代更山外孤村喧野雀湖中積水戲浮鷗當時盛蹟今何在一段荒涼盡不成

日照道中望海

曹貞吉 安邱

孰云斥鹵變桑田此際俄看一色天孤嶼雨晴尋蠓跡海門風起斷蛟涎波臣自護重溟險佑客誰操下瀨船日暮潮聲來枕上驚回旅夢轉淒然

過穆陵關

青州道 周亮工

大弁峯高雪意懸幾行凍柳映寒泉閒雲自逐孤鴻去衰草難留狡兔眠馬首旌旗殘歲月溪邊瓦礫舊風烟重裘不壓巖關冷却憶南來二月天

題望海樓

呂高

獨上高樓望海天烟波何處接神仙桑山吞吐雲霞結蜃閣虛無日月懸白雉不傳洲島貢浮槎欲上斗牛邊漢皇秦帝俱黄土元圃丹邱夢杳然

割耳庵 俗名千佛閣

鄭 維 日照

雲影深深護草堂藤蘿爲徑柏爲牆掃門人去因風力翻貝僧來借月光蕉雨平侵鐘磬綠松花半拂衲衣香支公禪定更深後天籟猶聞傍竹牀

遊嵐石山

丁士一 日照

西北饒竒秀山藏祇樹林白雲迷寺塔黃葉冷禪心衣惹晴嵐

濕香從竹徑深探幽興何極直上最高岑

見掃草子者感賦

前名

儉歲頻仍鵠面黃村烟欲斷日蒼涼於今盼到西成後薙草翻

同饁餉忙

重修傾蓋亭

屈復 蒲城

魯甸仍荒野郊封尚故垆頻來無侶客重過舊時亭素紵孤雲

白長松一蓋青交情終不泯古道感飄零

六一書院卽事

日照令 戚永健 鹽城

北城城下曲池陰結得茆廬愜素襟世事閱來滋味少文章老

去性情深寺前野鳥隨幽磬樹外寒蟬送暮砧每與諸生論藝

後登臨猶自弄絲音

初至海曲遣懷

前名

岐途歷盡復何論海曲山深到郭門百道橫流千仞壑萬株松

樹幾家村凋殘市井初驚眼冷落炊烟欲斷魂自是劫根消不

得夜來猶自把清樽

蒙署有感

蒙陰令 袁宸黼

孤城偏處萬山中劫後殘黎九室空生聚已難憐吏苦追呼莫

妲怨民窮石田不受春秧綠巖岫惟看晚樹紅欲起瘡痍愁嘆

絕五風十雨願年豐

丁烈婦秦氏 丁士仔妻

安 眞 壽光

蘭蕙香焚那忍題泉臺舉案亦眉齊遙知連理墳邊樹定有鷓  
鷓比翼棲

穆陵常將軍廟

相傳戰國時人齊王命築長城以忤意獲罪工人感其德立廟祀之

劉倓 沂水

金椎隱怨不堪聞頸血橫飛謝主君淄水久湮齊社稷穆陵干  
古有將軍

過陳孝子爨商廬墓處三首

丁士价 日照

一邱荒草織成茵苦塊餘生伴野燐嗶嗶鳥聲啼月白夢魂恍  
惚奉昏晨

已無杖履可隨遊只有松楸土一杯入夜悲風呼不起開門空

自對荒邱

宿草橫生馬鬣封三年孝子骨支筇聞雷只說王哀在白鹿為  
鄰臥碧松

初涖蒙陰迎春前夜有感

冢陰令 屈軼乘

歷歷寒宵待立春半簾明月照衣新不知門外凋殘景歌舞陽  
春有幾人

甲子冬日迎

鑿蒙陰值雪恭紀

日照令 佟國瓚

遙瞻帳殿鬱崔嵬羣玉峯頭紫氣回萬姓歡呼傳盛事六花飛  
送六龍來

堂阜遺蹟

蒙陰令 劉德彥

此地當年脫檻囚，霸圖全賴叔牙謀。從來國士無知己，多少英雄老一邱。

過駐兵嶺

卜 煥 日照

岫嶺傳來舊駐兵，唐碑斑剝短牆橫。風吹古壘荒烟靜，潮捲新沙斷岸平。野寺鐘沉千佛偈，瘠田犁擁一僧耕。徘徊曲徑斜陽下，樹裏樓臺夾水明。

石室 蒼山石洞傳爲安期生煉丹處

秦 露 日照

懸崖通一線，山盡又平沙。何處灰成劫，空傳棗似瓜。丹爐迷藥使，月窟枉仙槎。若箇蓬壺客，人生信有涯。

三月喜雨

李希賢

膏澤當春暮，農家好力田。時時飛白鷺，處處叱烏犍。野暗村烟濕，雲低隴樹連。稍開新漲綠，更放下江船。

萬松山

前 名

萬松山歷幾經年，勝地新開景自然。雙澗紆迴青嶂外，一樓聳峙白雲邊。清音謾謾笙簧奏，疎影離離鬢髮連。從此

翠華臨幸後，應同泰岱古今傳。

春遊萬松山卽事

少宰 嵇 璜 無錫

望裏雲峯暖翠浮，尋芳蘿逕窈然幽。千重樹色含雙澗，四面嵐烟抱一樓。石畔敲詩真磊落，雪中命酒更風流。由來勝地欣初

闕幾度停鞭不自由

萬斛塵中眼 翫明無多巖壑總 高情偶來小試登 山展幾度蒼

髯解送迎

霏微霧色隱東蒙 招隱曾傳杜句工 嗟我本非塵外客 到來不

覺愛山中

一株松壓萬株松 謾謾寒濤翠蓋重 老叟支離相伴在 高情久

已陋秦封

塵埋七十二峯間 勝地移來便不頑 未許米顛輕下拜 品奇空

說上皇山

士名山夙有緣 靈竒閱賞已十年 知君名與茲山重 過客慚

無好句傳

萬松山迎

鑾郎事和嵇少宰 韻奉寄復菴太守

濟東道

朱若東 桂林

瞳矐初起瑞光浮 藉輦芊芊細草幽 曲折幾迷三島路 高標爭

認列仙樓 遙峯縹緲當牕見 雙水滌澗繞座流

駐蹕郎今留盛蹟 他年應共識根由

到來境地總空明 尤愛澄潭絕底清 守土漫虞供帳缺 蒼松萬

箇解逢迎

遠山猶帶曉烟蒙 旋現峯巒識化工

為草 初升雲盡斂 縱橫蒼翠一樓中

舊是山莊處士松移來更覺翠烟重奇花瑤草欣相伴絕勝籬邊塵土封

松形如蓋凡五疊余客冬過田家曾物色之今為太守移置物之遭際信有時哉

瓊瓏怪石繞亭間雅意經營總不頑寶晉徒聞顛曼拜遭逢未若萬松山

山水由來有夙緣昨來猶記近殘年雪中把酒重商畧得附名

公勝事傳

春日散給口糧籽種心憫灾黎兼防冒濫爰賦二律

李希賢

李杏花放愛春陽爭奈田疇夙已荒百畝何從營宿麥千家到

缺晨煨炊烟欲起周茅屋粒米頻頻出太倉我是東蒙守土

吏願偕赤子頌吾

皇

脫遺端恐負灾黎冒濫難填壑與谿

帝德欲周淮以北臣心早塵海之西沿村躬履朝烟濕比戶親稽晚

日低但願吾民邀實惠敢辭勞動誤町畦

重修沂州府學宮紀事二首

前名

至聖垂模範千秋煥典章廟庭陳俎豆階序列冠裳可奈春秋易旋

看柱礎荒仰瞻多踖踏幾度愧蒸嘗

此日謀修築先期結構牢剜苔扶砌穩琢石立基高妥侑堪容

席工歌欲薦醪殷勤偕士子率作莫辭勞

查勘荒歉盡日行泥淖中

前名

眼看荒歉是吾民忍惜污泥上短輪  
自分已為勞瘁吏相憐  
是太平人草根欲掘還愁盡粟米看分願  
取陳秉燭成書申  
處

天朝早已播絲綸

宣講

聖諭敬賦十六韻

前名

聖德垂謨遠

宸衷嚴學校  
皇猷示訓長球圖尊萬古謨  
誥煥多方義並乾坤永輝同日月  
宸衷嚴學校

恩望農桑比戶期懷葛移風欲渾茫

帝言敷赫奕

天語播周詳捧卷多乾惕開編更悚惶  
義農稱作述墳典貴文章  
子叨鸞列儒生序雁行露塗來四野  
襁褓聚千鄉稚齒歡同舞  
蒼顏喜勿忘洗心知悔悟  
草面愧徬徨職守思前導  
傳宣每不  
遑未明先設席啓讀早焚香  
但得安庠序相看厚蓋藏  
斯民遵  
誥諭敢說繼循良

雪後自泉林返署二首

前一名

慣作泉林住今朝又據鞍  
嚴霜侵馬首殘月上眉端  
琅邪行漸近雪後覺衣單  
但願茅檐煖長官可耐寒



過諸葛城

舊砌餘荒壁蕭蕭蔓草寒鞠躬心尚在留與後人看

過洗硯池二首

不見籠鶯客荒荒草色昏莫嫌零落盡猶有斷碑存

我亦臨池客徘徊興致饒斯文餘結習豈獨在南朝

喜雨四絕

此先叔祖舊作時在取邪祈禱甘霖大沛藉以志喜

李以寧

營山

久之巖頭瀑布聲何緣風雨到三更繩牀坐起還支枕夢向匡

廬谷裏行

牕前微月掛檐牙忽聽顛風趁雨斜綠樹飄零都不管但愁壓

折滿園花

豐隆毓毓雨瀟瀟屋角連牀勢動搖不辨碎鞦聲一派知它是

竹是甘蕉

林際烟收欲曙時猶聽滴瀝在茅茨先生何事披衣早為賦宵

來喜雨詩

濬柳青河

蘭山令 王 埏

極望清漣影人稱孝感河

柳青河一名孝感

茶芽看湧出

源發茶芽山

沂水

紀經過 至老莊滙入沂河

草長湍流失沙深阻滯多辛勤苦畚鍤疏鑿

去陂陀

修沂河堤二首

前名

沂河源遠自青州南向琅邪汗漫流五水並歸憂浩蕩

水汶水

柳青河陷泥  
兩支分去患滯留  
一入駱馬湖 一入運河  
高莊沙岸參差築

東岸自埠左堤工次第修  
西岸白埠左起  
烟火四郊俱赤子肯教葺屋

逐浮漚

衝决年來岸盡殘江風極望苦迴瀾  
江風口係歷年衝决處  
長波激處堆

沙滑駭浪碎時設壩難取厲不辭臨路險截流惟善築堤寬星

奔雨宿尋常事却幸吾民得永安

過孝婦塚

前名

養姑甘不嫁此念已通神何待三年旱纔知感格頻

沂河

劉倓  
沂水

亂山東走近城開水下平原勢創來波帶夕陽明雉堞光浮

草照樓臺風陰低浸千峯入柳色斜縈兩岸迴解道船如天上

坐不妨擊楫傍溪隈

日照入泮舊例十二名雍正元年廣額十五恭紀六韻

郭位  
日照廩生

盛世師儒重茲歌近有加遍栽桃李樹共泛斗牛槎瑞應宮牆柳

光生泮壁花文波饒雨露學海幻龍蛇滿地皆芹草無方不物

華由庚誰歎步參贊覆紅紗

已卯琅邪書院落成喜賦十六韻

李聿炳  
日照生員

水媚明珠出山輝白玉宣禮崇興器典詩詠作人篇漠漠艾山

側洋洋沂水邊規模當創始制度未圖全忽慶名公至咸知福

曜懸牧民完五袴造士感三銓謂是羣功奏寧餘一簣愆鵝湖  
傳素業鹿洞擴真詮教育惟期廣經營罔有偏名區方選擇往  
哲動留連經寫黃庭後踪遺普照前曬書披故徑澤筆挹清研  
祠永春秋祀橋通弟子員翬飛呈藻彩魚化藉雲烟時雨露千  
里春風播二天祇應同下士長此頌陶甄

由郟城駱馬湖出黃河抵淮浦

李以寧蜀營山

駱馬湖邊路積陰生夏寒雲奔催急雨雷殷音隱走鳴湍淮浦千

帆集河流兩岍寬湯湯音商東逝水聞已障狂瀾音將成

賦

明

東蒙山賦

公鼐

原夫麗山氏之分布元氣也觀其次序相其經緯產生山谷以  
育萬類其在陽州申土則震帝之攸出也天孫之攸居也於是  
五嶽之首出焉命其名曰岱宗岱宗之亞爰有東蒙神禹因之  
以藝淮徐魯公有之以荒大東顏母鍾之以誕聖尼父登之以  
命名培塿敖巨邱阜云亭拱乾儀而作柱亘坤維而處中在奎  
之野則上天之武庫也在魯之分則九州之奧區也推其方位  
則青帝重華之司理也稽其疆域則少皞大庭之封殖也瓊都

在其東則秦臺之隆崇焉徂來在其西則竹溪之幽勝焉大峴  
處其北則穆陵之嶮巖焉鄒嶧處其南則書門之空洞焉雄都  
巨鎮名山大川千百萬億綿絡周環孔穴相通縷脈相連輪囷  
堙塞融結彌漫積德宣氣會於茲山其廣數百里其高八千尋  
左青右充襟淄帶澗向淮之陽背濟之陰首飲東院之麓尾入  
長河之津其峯七十有二其洞三十有六內絕涯際外峙嶙峋  
控中華而跨江表履海嶽而戴星辰上則朦朧邈忽溟滓漫漶  
含霧出雲侵極歷漢下則雨香芝露瑤石玉林紆譎突屢鬱律  
陰森冠以香爐之形環以向背之勢界以瀑布之流藏以洞天  
之秘霍以祛塵之風周以廣野之氣竦岫懸崖殊態竒致層巖  
疊巒參差膠盪四序隔閔日月虧蔽亭午方中羲和絕晷薰夏  
炎蒸凝沍淒颯嶮峴萃畢嶽辟龍從凌列缺兮吸沆瀣憑歎歎  
兮窺鴻濛絡繹兮盤旋而鱗次趨走兮端拱而朝宗澹兮雲中  
之垂翠黛幻兮天際之駕長虹玲瓏虛透若珠光之在夜青葱  
明麗若蓮花之在空危石絕巒嶽崩騰離離齒齒磊砢縱橫  
立如砥柱峭如鉞鋒隱如伏虎突如驚龍燦爛如雲霞之興蔚  
起沒如波濤之瀕溶飛泉萬仞急湍千尺下臨九旋之淵上倚  
暖豉之壁批巖赴壑衝澗激石響同雷轉散若雪集濺沫濛鬆  
泌泌滄滄滂滂粉汎洶湧沕滴初漫汗而紆餘又漏派而滅汨  
激湫汪泮灑灑滴瀝長輸遠遊機發飈疾流爲疇汶滙爲雷澤

底無潛甲土無寧翼遐視逃聽恬愉慟慄擊節揚音倏驚倏愕  
 於是有神蛟奮鬣赤螭振鱗元駒白驥潛岩處深文魚鮮鯽煩  
 夥紛紜洎泉之鯉濯波之鱣鰠魷鱒鱣鱣鱣鱣鱣鱣鱣鱣鱣  
 聚浮沉鉛松怪石青濛五雲雙飛比日奉符獻珍藻玉瑛瑛丹  
 堊塔林瑇瑁青碧琥珀斑璘蟻珠丹粟揚光飛文崢嶸奪目浩  
 乎無垠其木則卷柏樓松靈椿文柿圍以椴栝雜以楷枳柞榆  
 槐棟檀梧杞梓龍鱗鐵質盤踞拱峙披拂膠轕卷孳發醜奇實  
 珍果林檎香柿安平之棗閩河之桂秦人之桃朱仲之李郁郁  
 芬芬葳葳薺薺卑鄧林而不追掩雲夢而靡紀其草則文黃澤  
 姑紫丹蘼蕪銅芸膏本芸蒿斡珠松腴羊翳地髓天蘇巔棘布

結鹿竹扶踈將離爛熳周盈華萼連連

杖玉女當塗芡苡赤箭如蘆菖蒲吐芳競秀取雜紀等周覽况

觀應接不如國子之所不能博炎帝之所不能圖其幸與倉庚

載飛翡翠振翰翱翔往來呈輝耀豔鴛鴦鵲鵲鷓鴣尺鷃沙浦

棲鴻高林集鶴元猿素雌悲嘯宛轉玉衡為鴟瑤光為鷺知歲

相風鳥鵲之能含珠懷珍雀雉之變豐狐野馬狡兔黃獨吳牛

豈裡驂羸鹿戴角啣齒千類萬族跳躑陸梁飄飄逐逐又乃

豺狼絕跡荆棘不生石花成飴六月層冰青鸞高翥彩鳳和鳴

古壇陰洞十洲五城金篋玉策浩浩冥冥有王母之會五嶽之

形宵兮清隱之篆杳乎紫金之經安期之所延佇偃佺之所聽

營姑射妨其綿邈崑嶽失其峻嶒於是有鹿裘念一之夫伽黎  
修慧之子撫商嶽而長留入天台而至止結以璿臺環以玉水  
烟靄下上林薄迤邐石鏡懸瓊丹霞散綺垂翳跨谷敷華被沚  
菡萏鮮妍篔簹茂美秋月初流晨光欲起霜文夕照陸離互綺  
清風鳴條飛泉入耳遙翠踈嵐幽流澹渚千柯向榮五芝競紫  
吐靈納妙攄竒獻詭萬有皆空坐臨無時仰眺俯觀遺生忘死  
聞之者影駭當之者神顛九洛之眩矚極矣六合之奧妙備矣  
爾乃駕玉虬駮元鶴乘倒影排閭闔窺鉤陳攀斗杓登仙巔而  
振衣躋龜峯而飛舄長睇却顧容與奮躒宏惝塊軋溟濛寥廓  
素女鼓瑟招搖閃灼飛揚燎燭剌剌爚爚邀羨門於崆峒晤宓  
妃於廣莫飲琬琰之膏採素蓮之萼服丹邱之茗奏瑤池之樂  
心澄魂怡盪駭駭愕厭欲界之糾紛覩蒼旻之磅礴曳五雲之  
章兆火玉之珮叩金梁之曲彈流黃之鏐仰天闔俯大壑乃眷  
東顧而作歌曰登崇山兮望殊庭驂鳳駕兮揚霓旌招巫咸兮  
延太乙接盧敖兮遡紫清崑崙峯怳惚兮弱水漚滌神州蒼茫兮  
神海溟溟吾將安適兮溘埃風而上征

沂州府志卷之三十六

雜志

文以載道叢說異聞豈云道乎顧天壤之大何奇不有或名  
 賢軼事散見於稗官或下里卮言傳聞於耆舊以至人物之  
 妖幻神鬼之窮竒凡經紀載者不可不錄也茲於沂郡瑣事  
 採摭而薈萃之不復區其正變名曰雜志以附於後觀者應  
 歎道之無所不至爾

周

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鬪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  
 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

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則澹澹涼涼及其日中熱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謂汝多知乎出列子

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一玉羊哀公甚懼問於孔子對曰聞水之精為玉土之精為羊此羊肝乃土耳其哀公使人殺羊其肝即土見韓詩外傳

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姓者而殺人或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

懼遂投杼踰垣而走見戰國策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汝還顧反為汝殺斃適市來曾子欲捕斃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斃見韓非子

澹臺子羽齋千金之璧渡延津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乃投其璧於河三投輒躍出乃毀璧而去示無吝意出括地志

漢



新莽時瑯邪有呂母者子為縣吏宰以小罪殺之呂母傾家貲合數千眾自稱將軍執宰殺之山東羣盜之起由於呂母見漢史

三國

東海鄒縣王朗為會稽太守子肅隨之郡宿東齋中夜有女子從地出稱越王女與肅綢繆及別贈墨一丸時肅方欲注周易因此便覺才思開悟見兗州郡志

王肅為魏光祿勳時有一魚長尺集武庫之屋有司以為吉祥肅辨之曰魚生於水而見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後果有東關之敗見沂州舊志

晉

顏畿瑯邪人病就醫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旒帛繞樹糾結不可解一送喪者顛仆自稱顏畿曰我壽未絕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勿葬也發棺果生驗其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調護累月始能語弟舍乃棄絕人事躬親侍奉閱十餘年死見冊府元龜

義熙間費縣王家恒失物謂是人偷每以扁鑰為意而冷落不已見宅後籬一孔穿可容人往掩得大髮長三尺許而變為蟾從此無慮出太平廣記

顏含嫂老而失明嘗躬親省視須蚘蛇膽為藥含求之不得

有童子持一青囊授含開視之乃蚺蛇膽也出戶化為青鳥飛去用此療疾遂愈見沂州舊志

王徽之與弟獻之俱病篤時有術者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算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徽之奔喪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嘆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一慟而絕見沂州舊志

南北朝

南齊尚書令徐孝嗣初在率府齋中晝臥夢兩童子云移公

牀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壁崩壓其牀見郟城舊志

梁武帝甥王固清淨寡欲終身蔬食嘗聘魏宴饗請停殺一

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昆明池大設網罟固以佛法呪之遂

一鱗不獲見沂州舊志

陳徐孝克為都官尚書其署多怪每夜昏無故有聲光或見

人從井中入或門戶自開居其中者率多死亡孝克居之經

兩載妖變頓息見郟城舊志

唐

隴西李全質少在沂州一日昧爽之交假寐於州城橫門東庭前忽有一人衣紫衣戴圓笠直造其前曰奉追全質曰何

人相追紫衣人曰非某相追別有人奉追也全質曰公莫有所須否答曰犀佩帶一條耳全質曰唯遂令畫犀帶一條日晚具酒脯紙錢於橫門外焚之是夜全質纔寢卽見紫衣人來拜謝曰蒙賜佩帶無以奉答然公生平水厄但危困某必至焉太和初大水全質爲天平軍裨將有公務自中都抵梁郡城西水深而水薄程命迅速片時不可駐從者面如死灰行數步見紫衣人從後大呼曰勿過彼而來此吾知其徑安且捷全質反轡而從焉曾無尺寸之阻得達本土酬以財物不受須臾忽失所在蓋橫門之神也出太平廣記

海曲縣北有秦始皇望海臺臺畔有草舍建中初漁人張魚舟夜至草舍忽有一虎入伺魚舟至曉待其覺徐以足捫魚舟魚舟疑之因起坐虎舉前左足示魚舟見其掌中刺爲拔之虎躍然出舍若拜伏狀因以身劇魚舟良久迴顧而去夜半忽聞舍外墜物聲魚舟走出見虎負一野豕在其舍前虎見魚舟復以身劇之良久而去自後致豕鹿夜以爲常村人疑其妖也白於縣魚舟陳始末縣使吏隨伺之方二鼓果致一麋魚舟得釋乃爲虎齋祀是夜又致一縑一日虎忽壞魚舟舍魚舟知其意遂徙居焉自後虎亦不至出太平廣記

明

永樂中蒙陰生員顏齊方喪偶一日閉戶夜讀有村中美女

來叩門齊問何人女曰我某家女也來乞火齊曰另使男子  
 來女曰我之貌是汝平日所見者今願為君繼室但恐以貧  
 賤故不堪為耦今夜特來訂約耳齊叱之曰速去我不污汝  
 汝勿污我女慚而去及大比齊赴試臨入場從者忽死及出  
 從者復甦曰我亦從貢院中來見場中一人一旗有紅有白  
 君旗獨高且大旗上書我不污汝汝勿污我八字齊默然果  
 中第一見縣志

萬歷中沂州諸生馬憲者居城西向城集妻高氏生二男一  
 女後病故數年有流寓民李天福生一女方四歲每日哭泣  
 人問其故曰我前生馬憲妻也於某年月日病故遺子女某

某黑氏父子聞而往視之女牽衣而泣刺刺言生前事并子  
 女乳名亦呼之且云生時有金環一雙現藏宅內某處及啓  
 視之果如所言馬具禮抱回以諸魘物與食遂不言前事養  
 至十五歲仍成夫婦生一女人稱之曰再世婚姻見沂州舊  
 志

萬歷戊申郡邑不雨者五閱月郡守佐貳止訟停徵廟宿步  
 禱面目俱黧忽有一僧當烈日之中去帽泥塗其首行歌於  
 市曰老僧頭上戴黃泥五月下雨還未遲黎民黎民不要散  
 黃豈下上收一擔好事者欲踪跡之莫知其處越數日大雨  
 遠邇霑足見兗州府志

王璟未遇時肄業瑯邪寺夜分操筆點書俄有怪隔牕伸手於內似人掌而有毛璟以筆書一山字在其手怪爲所壓哀泣求恕報璟後官都堂璟復書一山字於原字下乃得出又璟與友人胡姓者共讀各置榻時值夏夜胡苦其熱璟言其涼因交易而寢至夜胡覺清風徐來果不熱有頃忽聞語曰此非王都堂乃胡教官也胡叱之遂不見遺有二蓮葉方知羣鬼爲璟打扇耳又璟赴省試宿旅店中爲雨阻三日其店主之女素爲妖狐所迷時三夜不至女詢其故狐應曰王都堂在故不敢來女告其父因候璟應試回求除之璟笑曰我非術士也辭不獲已乃書王璟在此四字令貼女子房中妖

狐絕跡見沂州舊志

天啓間泰安富人姓國有楊姓者貸國金四百後亦致富及國死楊來弔國妻索前金楊不承認妻夜夢夫語之曰某債不必索我今已爲蒙陰官矣明日騎伊馬二十匹去赴任可也楊夢亦如之大懼忽聞羣馬競作人言我去我去果死二十匹

崇禎辛巳流賊史二率衆十餘萬圍蒙陰城數匝青州兵不滿千止於東嶺二里許以衆寡不敵不敢戰未幾賊焚東關延燒關帝廟烟不上起旋繞如覆盆賊目不能相視兵望見之遂縱馬急擊大勝賊乃遁去

明季蒙陰有素不識字者二人同病一在鄉一在西關已死復甦西關者曰吾與某鄉某人同至森羅殿陰天子命我二人還陽勸人行善猶記其柱上聯云至善無如孝極惡莫若淫在鄉者亦云

蒙山白雲巖有異人徐雙宜精道術一夜有三四小盜來竊其衣物及出行不數武皆不能動至曉徐至其前笑曰爾輩胡不益跪泣願留故物乞饒命徐乃放手訣塵去盜叩謝曰此後再不敢犯吾師矣安寧社人張九經從之學明末登州亂當道聞九經有異能檄下縣官徵之徐曰汝就之否張曰弟子欲過五月十三日方可行至期而逝

蒙陰有張姓者忤親一日借衆閒坐空室中雷聲忽作火光碎迸其人手足如縛拋擲空中起落移時衆皆跪禱忽擲張於地徧身血痕良久乃甦垂涕泣悔過終身不敢忤逆以上五條皆見蒙陰縣志

國朝

順治丁亥蒙陰城隍廟燬戊子曹令至一日羣馬忽自廐中騰躍而出競觸廟牆額血被面人盡駭愕曹悟曰我爲縣主使神無棲我之咎也遂禱於神前願捐貲重修乃止亦見縣志

郟城縣訓導王永熙初抵任以無學署寓居學宮右之孝弟

祠方採輯邑中忠孝節烈事蹟時乾隆癸亥年也六月十三日午後忽見一婦人年可二十四五衣青衣抱一兒攜一兒皆帶刀血痕哭立於前趨之出不聽曰我徐氏婦也寇亂時城失守攜兒逃至此猝遇寇義不辱而死學宮月臺下即我母子絕命處後有城南胡生嘗識我憐而瘞之城南路旁且為勒石久之劉姓佔地毀石指為死難劉氏婦墓賴胡生力辨啓棺驗之得白今知君採訪遺事故以告語畢冉冉而去永熙遍訪數年竟無能言其家世者

日照人于祥幼而癩疾家人以其不能行立使之坐而食餅為業康熙五十三年有里長赴縣請糧取錢買餅遺糧銀

不應坐以相待

欲償必典妻鬻子祥曰吾待子久矣

以謝祥不可遂持去祥即時腰疼欠伸欲

行立如常矣



Faint, illegible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